

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中〈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 之對勘研究*

法鼓文理學院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廖本聖

摘要

本文所要處理的文獻有梵本 *Yogācārabbūmi* (YBh) 及對應的漢譯《瑜伽師地論》(T30)、藏譯 *rNal 'byor spyod pa'i sa* (CTT72) 的五分中〈本地分〉的前二地，即「五識身相應地」和「意地」，試圖探討其中所涉及的梵、漢、藏三種語言學方面的問題。至於此論的作者究竟是彌勒、無著還是另有其人？以及八識，尤其是阿賴耶識等教義方面的問題，則非本文關注的焦點。

有解讀佛典經驗者多半知道，在解讀梵語佛典時理解是否正確，除了掌握「佛教術語」的意義外，還跟「非佛教術語」中各種「詞類」(parts of speech) 的理解及語境邏輯 (logic in context) 息息相關，尤其是當透過這些各種詞類來解釋甚至定義「佛教術語」時，更是如此。因此，筆者首先擬在前述設定的文獻範疇內，對勘梵、漢、藏三本中的各種詞類 (名詞、代

*2018/7/19 收稿，2018/8/5 通過審稿。

*本文依據 2017 年 11 月 3 日~11 月 5 日，由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及國立中央大學國文學系主辦「第十一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的同名論文 (pp. 415-436) 修訂而成。

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副詞、疑問詞、關係詞、接續詞、複合詞、接頭詞、不變化詞)，以及片語表達、句法、語境邏輯等，依循玄奘三藏及印度勝友堪布、西藏智軍 (Ye shes sde) 等多位譯師的翻譯模式，在漢、藏二譯的基礎上，從中找出在解讀梵典中最關鍵的詞類與句法，嘗試建立一套有效正確解讀佛教梵典的原則。

其次，從梵、漢、藏三個版本的對勘中，去探討這些歧異究竟是來自於各自所依梵語傳本的差異？還是現存梵語傳本 (YBh) 有誤？漢譯 (T30) 所依的梵本 (*YBh_c) 有誤？或藏譯 (CTT72) 所依的梵本 (*YBh_t) 有誤？抑或是漢、藏二譯本身有誤譯的情況？而梵語名詞 (代名詞、形容詞、數詞等) 所使用的格位 (case) 與其對應的漢、藏二譯格位的歧異問題，究竟是來自所依梵語傳本的不同？還是漢、藏譯師分別為配合漢語及藏語本身的表達方式與語法結構所做的調整？最終結果或許依然難有定論，但至少讓讀者瞭解現存梵本與漢、藏二譯之間，實際上存在哪些差異。

最後，透過現存梵本與漢、藏二譯之間的對勘，希望得出幾個結論就是：《瑜伽師地論》前二地的可信度到底如何？在不同時、空的脈絡底下，有沒有經過人為增減或大幅修改？梵 (YBh) 漢 (T30) 藏 (CTT72) 三本對於理解前二地的教義來說，可以相互補足到什麼程度等等。

關鍵詞：梵 (YBh) 漢 (T30) 藏 (CTT72) 三本《瑜伽師地論》前二地；非佛教術語；各種詞類；語境邏輯；解讀佛教梵典的原則；版本對勘與歧異的問題

目次

0.1 文獻略語

0.2 格位與詞類略符表

0.3 句法學略符表

0.3.1 從梵語單句譯至中文單句或藏文單句常見的六類基本句型略符表

0.3.2 從梵語複句譯至中文或藏文常見的六類複句略符表

壹、前言

貳、簡介對勘的內容

參、界定對勘的範疇

肆、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非佛教術語的對應原則

伍、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歧異的對勘比較

陸、結語

柒、參考文獻

0.1 文獻略語

YBh=*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The Sanskrit Text Compared with the Tibetan Version*, Part I, edited by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India: Calcutta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3-72.

*YBh_c=假設的漢譯可能所依的梵本 *Yogācārabhūmi*

*YBh_t=假設的藏譯可能所依的梵本 *Yogācārabhūmi*

PBh=pañcaviññānakāyasamprayuktā bhūmiḥ in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The Sanskrit Text Compared with the Tibetan Version*, Part I, edited by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India: Calcutta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3-10.

MBh=manobhūmiḥ in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The Sanskrit Text Compared with the Tibetan Version*, Part I, edited by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India: Calcutta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1-72.

T30=CBETA, T30, no. 1579, 彌勒菩薩說；三藏法師玄奘譯，《瑜伽師地論》，pp. 279a⁵-294b⁵。

CTT72=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第72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no. 3267, *rNal 'byor spyod pa'i sa las dngos gzhi'i sa mang po*, pp. 671¹-758⁷。

CTT75=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第75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no. 3272, *rNal 'byor spyod pa'i sa rnam par bsbad pa*, pp. 189¹-373¹²。

【YBh23¹⁰】=表示引用的梵語從 YBh 的第 23 頁、第 10 行開始。其餘依此類推。

【T30-279b³】=表示引用的漢譯（以標楷體表示）從 T30 的第 279 頁、b 欄第 3 行開始。其餘依此類推。

【CTT72-729¹⁴】=表示引用的藏譯從 CTT72 的第 729 頁、第 14 行開始。其餘依此類推。

【CTT75-262⁸】=表示引用的藏譯從 CTT75 的第 262 頁、第 8 行開始。其餘依此類推。

0.2 格位與詞類略符表

略符	來源詞	意義說明
N	Nominative	主格或本體格
Ac	Accusative	受格、業格或賓格
I	Instrumental	具格或作格
D	Dative	為格或與格
Ab	Ablative	從格或奪格
G	Genitive	屬格或所有格
L	Locative	處格、依格或位置格
V	Vocative	呼格
m	masculine	陽性
nt	neuter	中性
f	feminine	陰性
sg	singular	單數
dl	dual	雙數
pl	plural	複數
n	noun	名詞

pn	pronoun	代名詞
a	adjective	形容詞
adv	adverb	副詞
num	numeral	數詞
v	verb	動詞
pr	present	現在時
pt	past	過去時
ft	future	未來時
ipv	imperative	命令式
ind	indeclinable	不變化分詞
prep	present participle	現在分詞
pp	passive participle	被動分詞
fpp	future passive participle	未來被動分詞
ppp	past passive participle	過去被動分詞
intr	interrogative	疑問詞
rela	relative	關係詞
conj	conjunctive	接續詞（用於句首）
cp	conjunctive particle	接續助詞（用於二單句間）
intrj	interjection	感歎詞
la don		la don: 藏文當中的邏義格助詞或七邏聲，形式有七

		(na, <u>la</u> , tu, du, -r, ru, su) , 以 la 為代表。
s	<u>s</u> ubject	主詞
sc	<u>s</u> ubject <u>c</u> omplement	主詞補語
o	<u>o</u> bject	受詞
oc	<u>o</u> bject <u>c</u> omplement	受詞補語
io	<u>i</u> ndirect <u>o</u> bject	間接受詞
do	<u>d</u> irect <u>o</u> bject	直接受詞
vi	<u>i</u> ntransitive <u>v</u> erb	不及物動詞
vt	<u>t</u> ransitive <u>v</u> erb	及物動詞
lv	<u>l</u> inking <u>v</u> erb/copula	聯繫動詞
vs	<u>v</u> erbal <u>s</u> tem	動詞詞幹
vn	<u>v</u> erbal <u>n</u> oun	動狀名詞
va	<u>v</u> erbal <u>a</u> djective	動狀形容詞
cv	<u>c</u> ompound <u>v</u> erb	複合動詞
ap	<u>a</u> pposition	同位語
sst	<u>s</u> imple <u>s</u> entence	單句
cst	<u>c</u> omplex <u>s</u> entence	複句
nc	<u>n</u> oun <u>c</u> lause	名詞子句
ac	<u>a</u> djective <u>c</u> lause	形容詞子句
ss	<u>s</u> equential	序列句

	sentence	
ns	nested sentence	嵌套句，築巢句，包蘊句， 句中句

0.3 句法學略符表

0.3.1 從梵語單句譯至中文單句或藏文單句常見的六類基本句型略符表

表格說明：藏文單句的動詞 (vi, vt, lv) 均在句末，除了基本句型①之外，其他五個基本句型的詞序皆和中文不同，因此將「中文單句的六類基本句型」與「藏文單句的六類基本句型」以兩欄分別列出。

中文單句 (sst _c) 的六類基本句型		藏文單句 (sst _t) 的六類基本句型	
sst _c ①	s + vi	sst _t ①	s + vi
sst _c ②	s + vt + o	sst _t ②	s + o + vt
sst _c ③	s + vt + o + oc	sst _t ③	s + o + oc + vt
sst _c ④	s + vt + do + io	sst _t ④	s + io + do + vt
sst _c ⑤	s + lv (be) + sc	sst _t ⑤	s + sc + [lv (be)]
sst _c ⑥	s + lv (become) + sc	sst _t ⑥	s + sc + lv (become)

0.3.2 從梵語複句譯至中文或藏文常見的六類複句略符表

表格說明：構成藏文六類複句的六類接續助詞和構成中文六類複句的六類接續助詞，就意義而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藏文六類複句與中文六類複句二者合併看待。

中文與藏文的六類複句 (cst) 及接續助詞 (cp) 的用法與意義	
六類複句 (cst)	六類接續助詞 (cp) 的用法與意義

cst① 順接複句	sst1 + cp① + sst2	cp①表 sst1 和 sst2 二單句間是「順接」的關係，意思是「sst1，而且 sst2。」或「sst1，然後 sst2。」（其中，sst1 和 sst2 可以是前述中文單句的六類基本句型 sst _c ①～sst _c ⑥或藏文單句的六類基本句型 sst _t ①～sst _t ⑥的任何一個）
cst② 逆接複句	sst1 + cp② + sst2	cp②表 sst1 和 sst2 二單句間是「逆接」的關係，意思是「雖然 sst1，但是 sst2。」或「sst1，然而 sst2。」
cst③ 條件複句	sst1 + cp③ + sst2	cp③表 sst1 和 sst2 二單句間是「條件」的關係，意思是「若 sst1，則 sst2。」或「假如 sst1，那麼 sst2。」
cst④ 因宗複句	sst1 + cp④ + sst2	cp④表 sst1 和 sst2 二單句間是「因宗」的關係，意思是「因為 sst1，所以 sst2。」或「sst1，因此 sst2。」
cst⑤ 同時複句	sst1 + cp⑤ + sst2	cp⑤表 sst1 和 sst2 二單句間是「同時」的關係，意思是「當 sst1 時，sst2。」或「在 sst1 時，sst2。」
cst⑥ 宗因複句	sst1 + cp⑥ + sst2	cp⑥表 sst1 和 sst2 二單句間是「宗因」的關係，意思是「sst1，因為 sst2 的緣故。」

壹、前言

本文依 V. Bhattacharya 編輯的梵本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 (簡稱 YBh)、CBETA, T30, no. 1579, 玄奘法師 (602-664) 所譯的《瑜伽師地論》(簡稱 T30), 以及收錄於《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 vol. 72, no. 3267, 據傳由勝友 (Jinamitra, 約 9 世紀)、慧鑑 (Prajñāvarma, 生歿日期不詳)、智軍 (Jñānasena/Ye shes sde, 約 8 世紀) 及天主覺 (Surendrabodhi, 生歿日期不詳) 等¹藏譯的 *rNal 'byor spyod pa'i sa las dngos gzhi'i sa mang po* (簡稱 CTT72) 三本對勘, 探討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的〈本地分〉²十七地中前二地「五識身相應地」³及「意地」⁴所涉及的梵語及其對應的漢、藏二譯的語言學方面的問題, 以及梵、漢、藏三本之間歧異的問題。

而《瑜伽師地論》的作者究竟是如漢地所傳⁵為彌勒菩薩所

¹ 參宇井伯寿著; 慧观、周丽玫等譯, 《瑜伽论研究》,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5), pp. 5-6。另參布頓著; 蒲文成譯, 《布頓佛教史》, (台北: 大千, 民 95), p. 203。網路資源參 BDRC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佛教数字资源中心, 網址: <http://www.tbrc.org>), 2018/02/25, 10:10。

² T30 的「目次」(p. 4) 作〈本事分〉, 但 T30, no. 1579, p. 279⁵ 卻又作〈本地分〉。從梵本的 Bahubhūmika-vastu (直譯為: 多地事) 及對應的藏譯 sa'i dngos gzhi (直譯為: 地的根本) 來看, 兩者似乎都通; 但為避免讀者混淆, 本文一律採為〈本地分〉。

³ pañcaviññānakāyasamprayuktā bhūmiḥ, rnam par shes pa'i tshogs lnga dang ldan pa'i sa。

⁴ manobhūmiḥ, yid kyi sa。

⁵ 參 T30, no. 1579, p. 279a³ 的「彌勒菩薩所說」。

說，或者如梵⁶、藏⁷二本所記載的是無著所造，還是像當代某些學者⁸所主張的是由許多結集者在不同時間結集而成的？以及八識，尤其是阿賴耶識的教義問題，這些皆非本文所關注的焦點。關於這些教義更進一步的解釋，可參閱《瑜伽師地論》當中的〈攝決擇分中五識身相應地、意地〉(CBETA, T30, no. 1579, pp. 579a⁴-620c²¹)，另外還可參考：最勝子等諸菩薩造；三藏法師玄奘譯，《瑜伽師地論釋》(CBETA, T30, no. 1580)，以及收錄於《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vol. 75, no. 3272，沒有署名注釋者及譯者、僅解釋〈本地分〉「十七地」中前五地⁹的

⁶ 如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The Sanskrit Text Compared with the Tibetan Version*, Part I, edited by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India: Calcutta University Press, 1957. 的標題所示。

⁷ 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第 72 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deb don gnyis pa'i dkar chag, Sems tsam, tsi (141), p. 4 的 dkar chag gi zur mchan 當中提及'PHags pa THogs med (聖者無著) kyis mdzad pa'i Sa sde lnga'i dang po "rNal 'byor spyod pa'i sa'i dngos gzhi" la nang gses sa bcu bdun bzhugs pa。

⁸ 例如 Lambert Schmithausen 教授在他的 *Ālayavijñāna: On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ācāra Philosophy*, Part I: Text,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Monograph Series IVa*,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2007. pp. 13-14。平川彰在他的《印度佛教史》(台北：商周，2002)，p. 318 也提到「總之從思想內容來看，《瑜伽論》與《中邊分別論》、《大乘莊嚴經論頌》似乎是不同人的著作。」

⁹ 即〈五識身相應地第一〉、〈意地第二〉、〈有尋有伺地第三〉、〈有尋唯伺地第四〉及〈無尋無伺地第五〉。

rNal 'byor spyod pa'i sa rnam par bshad pa (簡稱 CTT75)。

貳、簡介對勘的內容

在《瑜伽師地論》的開頭，先以問答說明「瑜伽行地」即「十七地」¹⁰，接著透過唵陀南（總攝頌）¹¹及長行點出十七地的名稱。如《瑜伽師地論》卷1所述：「云何瑜伽師地？謂十七地。何等十七？唵陀南曰：『五識相應意，有尋伺等三，三摩地俱非，有心無心地，聞思修所立，如是具三乘，有依及無依，是名十七地。』一者、五識身相應地。二者、意地。三者、有尋有伺地。四者、無尋唯伺地。五者、無尋無伺地。六者、三摩呬多地。七者、非三摩呬多地。八者、有心地。九者、無心地。十者、聞所成地。十一者、思所成地。十二者、修所成地。十三者、聲聞地。十四者、獨覺地。十五者、菩薩地。十六者、有餘依地。十七者、無餘依地。如是略說十七，名為『瑜伽師地』。」(CBETA, T30, no. 1579, p. 279, a8-21) 而唵陀南當

¹⁰ 參〔日〕宇井伯寿著；慧观、周丽玫等譯，《瑜伽论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15（2016，第2次印刷），pp. 41-43。真諦（499-569）三藏於西元550年所譯的《十七地論》雖然已經散佚，但是在玄奘（602-664）法師尚未譯出《瑜伽師地論》的〈本地分〉之前已有「十七地」之名，應該是可以確定的，而且可能即是愿曉著《大乘法門章》卷二提及的善心地、聞慧地、思慧地、修慧地、有心定地、無想定地、聲聞地、緣覺地、十信地、十住地、十行地、舍小乘向大乘地、大乘十迴向地、十地、佛地、有餘涅槃地及無餘涅槃地。其中的「善心地」即相當於本文所要處理的「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

¹¹ *piṅḍoddānaṃ, spyi sdom*。

中的「五識相應」及「意」依序即「五識身相應地」和「意地」，此二地即《瑜伽師地論》¹²五分¹³中〈本地分〉「十七地」中的前二地。

此外，配合筆者與鄔金智美堪布合譯的《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p. ix-xx 當中所整理的細部科判來看，「五識身相應地」就像《瑜伽師地論》卷1所述：「云何五識身相應地？謂：五識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緣；彼助伴；彼作業。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CBETA, T30, no. 1579, p. 279, a22-24）透過「五行相」或「五法」來說明。其中的「五識身」，如《瑜伽師地論》卷1所述：「何等名為五識身耶？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CBETA, T30, no. 1579, p. 279, a24-25）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及身識等前五識。而「五識身自性」即前五識各自的體性或特性。「彼所依」即前五識各自的所依（依處），包含三類：俱生的所依，依序即眼等五根；等無間的所依，即意根；種子的所依，即阿賴耶識。「彼所緣」即前五識各自的行境、對境或所緣，依序為：可見且有對礙的色、不可見且有對礙的各種音聲、不可見且有對礙的各種氣味、不可見且有對礙的各種味道及不可見且有對礙的所觸境。「彼助伴」即「與前五識俱生並跟它們相應的作意、觸、受、想、思

¹² 漢譯（T30, no. 1579, p. 279a³）記載「彌勒菩薩說」，意味著《瑜伽師地論》的作者是彌勒；而藏譯記載的作者是無著，譯者不詳。

¹³ 即〈本地分〉（Bahubhūmika-vastu，或本事分）、〈攝決擇分〉（Viniścaya-saṃgraha）、〈攝釋分〉（Vivarāṇa-saṃgraha）、〈攝異門分〉（Paryāya-saṃgraha）及〈攝事分〉（Vastu-saṃgraha）。

等五遍行心所」¹⁴。「彼作業」以眼識為例，說明其六種作業：1. 明瞭所緣的自境，2. 明瞭其自相，3. 明瞭現在時，4. 明瞭一剎那，5. 隨行於「具有善與煩惱」及「發動業」這兩種行相的意識，6. 遍取所欲果與不欲果。¹⁵其餘耳等四識各自的作業，則依眼識的六個作業類推。

此外，當前五識的任何一識生起時，將依次緣得三類心：率爾心¹⁶、尋求心¹⁷及決定心¹⁸。以眼識為例，率爾心即眼識，而尋求及決定二心皆為意識。而且要從決定心開始，才会有雜染與清淨的差別，而其後所生的同類眼識也會隨著決定心的染淨差別而形成善與不善，而非眼識本身伴隨的尋所致；而且只要意〔根〕沒有散逸於他處，意識和眼識二者便將持續為善或帶有煩惱。同樣的，從耳識甚至到身識，情況也類似於眼識。¹⁹

¹⁴ 參 CBETA, T30, no. 1579, p. 291, a3-5。

¹⁵ 參《瑜伽師地論》卷1：「彼作業者，當知有六種，謂：唯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唯了別自相。唯了別現在。唯一剎那了別。復有二業，謂隨意識轉：隨善、染轉，隨發業轉。又復能取愛非愛果，是第六業。」(CBETA, T30, no. 1579, p. 279, b23-27)。另參《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p. 26-27。

¹⁶ *aupanipātikam, nye bar gnas pa las byung ba[i sems]*。從藏譯來看，漢譯的「率爾心」即「〔對境〕近住所生心」，換言之，即對境接近眼根時所生的眼識。參 YBh, p. 10² 及 CTT72, p. 679¹⁹。

¹⁷ *paryeṣakam, tshol ba[i sems]*。參 YBh, p. 10² 及 CTT72, p. 679¹⁹。

¹⁸ *niścītam, nges pa[i sems]*。參 YBh, p. 10³ 及 CTT72, p. 679²⁰。

¹⁹ 參《瑜伽師地論》卷1：「復次，由眼識生，三心可得。如其次第，謂：率爾心，尋求心，決定心。初是眼識。二在意識。決定心後，方有染淨。

如同前述的「五識身相應地」般，「意地」也可以透過「五行相」來理解，如《瑜伽師地論》卷1所述：「已說五識身相應地。云何意地？此亦五相應知，謂：自性故；彼所依故；彼所緣故；彼助伴故；彼作業故。」(CBETA, T30, no. 1579, p. 280, b4-6) 其中，「[意地的]自性」就像《瑜伽師地論》卷1所述：「云何意[地]自性？謂：心、意、識。心謂：一切種子所隨依止性，所隨（依附依止）性，體能執受，異熟所攝，阿賴耶識。意謂：恆行意及六識身無間滅意。識謂：現前了別所緣境界。」(CBETA, T30, no. 1579, p. 280, b6-9) 換句話說，「意地」包含心、意及識三者。而「心」就是阿賴耶識、「意」包含第七末那識（恆行意）和意根（六識身無間滅意）兩部分，而「識」是指第六意識。「彼[意地的]所依」包含兩類：等無間的所依，即意根；種子的所依，即阿賴耶識。「彼[意地的]所緣」雖然可以是一切法，但此處僅限於受蘊、想蘊、行蘊、無為法、不可見且無對礙色、六處及一切種子。「彼[意地的]助伴」即五十一（或五十三）心所。²⁰「彼[意地的]作業」除了和「前五識各自的作業」有類似的「六種作業」²¹外，還有「十

此後乃有等流眼識，善、不善轉。而彼不由自分別力。乃至此意不趣餘境，經爾所時，眼、意二識，或善、或染，相續而轉。如眼識生，乃至身識，應知亦爾。」(CBETA, T30, no. 1579, p. 280, a22-27)。另參《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p. 46-47。

²⁰ 參〈伍、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歧異的對勘比較〉5. 的討論。

²¹ 參《瑜伽師地論》卷1：「彼作業者，謂：能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復能了別自相、共相。復能了別去、來、今世。復剎那了別。或相續了別。」

五種特殊作業」²²。「六種作業」即：1. 明瞭所緣的自、他二境，2. 明瞭該境的自相與共相，3. 明瞭過去時、現在時與未來時，4. 明瞭剎那相續，5. 進入並隨順進入於諸善、不善法及諸業，6. 遍取其餘諸識的所欲果與不欲果。²³而「〔意地的〕十五種特殊作業」即：1. 〔透過七種分別²⁴〕分別所緣、2. 〔透過三慧²⁵〕審慮所緣、3. 導致沉醉、4. 導致瘋狂、5. 導致沉睡、6. 導

復為轉隨轉發淨、不淨一切法業。復能取愛、非愛果。復能引餘識身。又能為因發起等流識身。」(CBETA, T30, no. 1579, p. 280, b21-26)。另參筆者與鄔金智美堪布共譯《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p. 58-61。

²² 參《瑜伽師地論》卷1：「又諸意識望餘識身，有勝作業，謂：分別所緣。審慮所緣。若醉。若狂。若夢。若覺。若悶。若醒。若能發起身業語業。若能離欲。若離欲退。若斷善根。若續善根。若死。若生等。」(CBETA, T30, no. 1579, p. 280, b26-c1)。另參《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p. 60-61。

²³ 參《瑜伽師地論》卷1：「彼作業。謂：能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復能了別自相、共相。復能了別去、來、今世。復剎那了別或相續了別。復為轉隨轉發淨、不淨一切法業。復能取愛、非愛果，復能引餘識身，又能為因發起等流識身。」(CBETA, T30, no. 1579, p. 280, b21-26)。另參《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p. 58-61。

²⁴ 參《瑜伽師地論》卷1：「云何分別所緣。由七種分別。謂有相分別。無相分別。任運分別。尋求分別。伺察分別。染污分別。不染污分別。」(CBETA, T30, no. 1579, p. 280, c2-4)。另參筆者與鄔金智美堪布共譯《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 63。

²⁵ 參《瑜伽師地論》卷1：「云何審慮所緣？謂：如理所引。不如理所引。

致醒覺、7. 導致昏厥、8. 令從昏厥中清醒、9. 令行身語二業、10. 令離貪欲、11. 令從離欲退失、12. 令諸善根中斷、13. 令諸善根接續、14. 導致死歿與 15. 導致投生。而在前述十五種特殊作業之後，則是詳細說明器世間的成、住、壞、空，跟有情成、壞的業有關。接著說明意地的五種行相為「三處」（色聚、心與心所的群組及無為法）所攝，並依序說明。接近結尾處，透過攝頌（唵拞南）²⁶再次以「五行相」（即前述的自性、所依、所緣、助伴及作業）或「五法」說明「六識身」。最後，以攝頌（唵拞南）說明前述「五行相」也包含於「三處」當中。

至於這兩地中，為何第一地叫做「五識身相應地」，第二地僅稱為「意地」卻不名為「識身相應地」或「心身相應地」？這點在遁倫《瑜伽論記》卷1有如下說明：「六、七、八識，同依意根，略去『識、身、相應』三語，故但言『意』。又實義門雖有八識，然隨機門但有六識，六、七、八識，同第六攝，就所依名，故但言『意』。所依非色或離於身，猶如心受，故不言『身相應』，準前故略不說。又六、七、八雖皆同有心、意、識義，心法、意處、識蘊攝故。然『意』義等故但言『意』，皆是『思量意根』攝故。第八『持種心』義偏強，第六『普遍了別境界識』義偏強，是故不說『心地』、『識地』。身及相應

非如理非不如理所引。」（CBETA, T30, no. 1579, p. 280, c18-20）。另參筆者與鄔金智美堪布共譯《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 69。

²⁶ 即：《瑜伽師地論》卷3：「重說唵拞南曰：自性及所依，所緣助伴業，由此五種門，諸心差別轉。此中顯由五法，六識身差別轉。謂：自性故。所依故。所緣故。助伴故。業故。」（CBETA, T30, no. 1579, p. 294, a13-18）。

略故不說，『地』義如前。」(CBETA, T42, no. 1828, p. 317c23-p. 318a3)即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及第八阿賴耶識三者的所依都是意根，而非如前五識的所依皆是不離於身體的色蘊（眼根乃至身根），所以不名「身相應」；其次，這三識皆通「意」這層意義，皆為「思量意根」所攝，而第六意識「普遍了別境界識」的意義偏強、第八阿賴耶識則是「持種心」的意義過於強烈，所以「識」與「心」皆不適合作為此三識共通的名稱；因此，這三識統稱為「意地」而不名為「識身相應地」或「心身相應地」。而羅時憲在〈瑜伽五識身相應地之研究〉（臺北：大乘文化，民 67，p. 6）也對此提出看法：「因為這一地止於說明有關於前五識的事義，故名為五識身相應地。下一地——意地——除說明第六、第七、第八三個識及其心所之外，在分量上多說餘事餘義，故不標出『相應』二字。」

這兩地的相關研究，根據筆者手邊所能取得的文獻，中文有羅時憲〈瑜伽五識身相應地之研究〉（臺北：大乘文化，民 67，pp. 1-28）及〈瑜伽意地之研究〉（臺北：大乘文化，民 67，pp. 29-68）兩篇論文，主要參考唐·沙門遁倫《瑜伽論記》(CBETA, T42, no. 1828, pp. 311a6-335c29)，透過現代語體文相當完整地解釋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前二地。

而呂澂在〈顯揚聖教論大意〉提及「謂論九事，舉瑜伽地，何耶？瑜伽十七地，判境行果，各有所詳。今論分依染淨，次第舉彼。一切事是五識身地、意地所說，界事、雜染事、諦事是有尋有伺地所說，……。《瑜伽》一論以地繫義，法若法相文便而明，至於《顯揚》事義釐然，綱斯舉耳。」（臺北：大乘文化，民 67，p. 268）說明《顯揚聖教論》舉《瑜伽師地論》

的十七地為例，依九事²⁷加以論說，因此可透過《顯揚聖教論》理解屬於摩呬理迦藏²⁸的《瑜伽師地論》。

日文有山部能宜 (Yamabe, Nobuyoshi) 的〈アーラヤ識説の實踐的背景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33(2016):(1)-(30))，探討〈攝決擇分〉有關阿賴耶識存在的「八論證」、第六論證與「身體的感受」的意義、取決於禪定的快適感 (praśrabdhi「輕安」)、把持 (upādāna「執受」)、「安危同一」(ekayogakṣema)、與不快感 (dauṣṭhulya「麤重」)、阿賴耶識直接知覺的問題、取決於禪定而遍滿全身的快適感等議題。

福原亮巖 (Fukuhara, Ryogon) 的〈瑜伽論の相應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1973)，主要依境、教、行、果、理五種瑜伽，探討《瑜伽師地論》的「瑜伽」或「相應」之義。

清水海隆 (Shimizu, Kairyū) 的〈『瑜伽師地論』における心所説の一考察〉(『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8卷1期=55期, 1979, pp. 162-163)，主要考察《瑜伽師地論》的心所的數量問題及煩惱心所、隨煩惱心所及不定心所等開合的問題，例如〈本地分〉(卷1及卷3)提及「五十三心所」，〈攝決擇分〉(卷51、卷

²⁷ 即一切事、界事、雜染事、諦事、依止事、覺分事、補特伽羅事、果事、功德事。參《顯揚聖教論》卷1〈1攝事品〉：「一切界雜染、諦依止覺分、補特伽羅果、諸功德九事。」(CBETA, T31, no. 1602, p. 480b24-25)及《顯揚聖教論》卷4〈1攝事品〉：「論曰：前九事中，初一切事為二所依：一雜染所依。二清淨所依。由次二事攝諸雜染：一由界事。二由雜染事。由後六事攝諸清淨：一由諦事。二由依止事。三由覺分事。四由眾生事。五由果事。六由功德事。」(CBETA, T31, no. 1602, p. 500a7-11)

²⁸ mātrkā。即本母。為阿毘達磨藏 (abhidharma-piṭaka) 的別稱。

55) 僅說「五十一心所」，卻沒有提及「邪欲」及「邪勝解」這兩個心所等問題。

其次，前掲作者在〈『瑜伽師地論』心所法の研究〉(『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9卷2期=58期，1981，pp. 205-207)則主要依一切處(善、不善、無記)、一切地(有尋有伺、無尋唯伺及無尋無伺等三地)、一切時及一切心(八識)，即所謂的「四一切」來考察尋、伺這兩個不定心所等問題。

另外，前掲作者在〈『瑜伽師地論』の心所法(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0卷2期=60期，1982，pp. 395-397)則主要考察惡作、睡眠、尋、伺這四個心所能否從染污法(煩惱及隨煩惱心所)區分出來等問題。

其次，高務祐輝(Takatsukasa, Yuki)的〈『瑜伽師地論』における心所説の再考〉(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Caitta in the Yogacarabhumi)(『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63卷第2號，2015，pp. 981-978)這篇論文中，作者認為過去有關《瑜伽師地論》的心所研究皆侷限於法數的分類、煩惱、隨煩惱及不定心所，卻沒有去考察個別心所在哪些地方被下定義？有沒有被下定義的心所？此篇採取異於過去的觀點，將漢譯《瑜伽師地論》(意地)的53心所，分成五組A(5), B(5), C(11), D(26)²⁹, E(4)，並依《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及《大乘五蘊論》定義一切法的文言形式(「…とわ何か(katamat)…である。」)³⁰，考察《瑜伽師地論》中針對哪些心所下定義？

²⁹ 此處的D(26)似乎是D(28)的誤植。

³⁰ 意思是「問：…是什麼(katamat)？答：…是～」。

英文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 Schmithausen, Lambert 的 *Ālayavijñāna: On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ācāra Philosophy, Part I: Text* (簡稱 *Ālayavijñāna, Part I*) 這部著作。其中，Schmithausen 明確提及〈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的段落有：〈§ 3.3.1.2〉的「併入於最初階段肉體物質的心識，顯然幾乎註定要被認定是阿賴耶識，即〔被賦予〕附著〔在物質感官機能這種特性〕的心識，而這在〈本地分〉〈意地〉中確實是如此。」(p. 37)、〈§ 3.3.1.4〉的「無論如何，在〈本地分〉〈意地〉的段落中，它(阿賴耶識)已經明確取代受孕階段時與精血聯繫的心識，即阿賴耶識已明確被賦予屬於異熟〔果〕範疇的特性。」(p. 38)、〈§ 3.11.2〉的「〈意地〉有一個段落敘述：儘管個體存有的基礎 (ātmabhāva)³¹其存在就如聖者們所知一般，終究無法令人滿意〔，因此無我〕，但是幼稚的(即一般)人們卻因之形成“我”或“我的”或“〔這〕是我”的概念。」³²(p. 53)、〈§ 3.11.3〉的「在〈意地〉的開頭，六根就像種子 (bija) 一般，被列在意識的特定對境當中，這意味著它們不容易進入外在感官〔而成為前五識的對境〕。」(p. 54)、〈§ 3.11.4.1〉的「一方面是在〈勝義偈〉³³(見〈§ 3.11.3〉)中所述、被視為內在之我 (antarātman)³⁴的“含藏一切種子的異熟〔果〕”(sarvabījo vipākaḥ)³⁵，而它

³¹ the basis-of-personal-existence。即身體。

³² 參《瑜伽師地論》卷 2：「又諸凡夫於自體上計我、我所及起我慢；一切聖者觀唯是苦。」(CBETA, T30, no. 1579, p. 284b14-15)。

³³ the Paramārthagāthās。

³⁴ the inner Self。

在〈五識身相應地〉³⁶中被視為等同含藏一切種子識³⁷。」³⁸及「此外，在〈五識身相應地〉³⁹的一個公認的版本中，含藏一切種子識 (sarvabījakam vijñānam) 已被阿賴耶識所取代 (見〈§ 6.1.3〉與〈§ 6.8〉)。」(p. 54)、〈§ 3.11.4.2〉的「另一方面，在〈本地分〉的〈意地〉中，顛倒我執 (satkāyadṛṣṭy, 即薩迦耶見) 的客觀基礎 (adhiṣṭhāna, 即所依止處)⁴⁰與我慢 (asmimāna) 的客觀基礎⁴¹，在種子的同義詞 (bīja-paryāya) ⁴²當中出現。」⁴³ (p. 55)、〈§ 3.12.2.2〉的「關於後面這點，這段原文似乎與〈本地分〉⁴⁴〈五識身相應地〉⁴⁵一致，即將『含藏一切種子的異熟〔果〕』 (sarvabījako vipākaḥ) ⁴⁶與『含藏一切種子的心』⁴⁷

³⁵ "[Result-of-]Maturation containing all Seeds"。

³⁶ the Pañcavijñānakāyasamprayuktā Bhūmiḥ。

³⁷ Mind-containing-all-Seeds。

³⁸ 參《瑜伽師地論》卷1：「一切種子識，謂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為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CBETA, T30, no. 1579, p. 279b1-3)。

³⁹ the Pañcavijñānakāyasamprayuktā Bhūmiḥ。

⁴⁰ the objective basis of the wrong notion of Ego。

⁴¹ the objective basis of the feeling of identity。

⁴² the equivalents of Seeds。

⁴³ 《瑜伽師地論》卷2：「又諸種子乃有多種差別之名。所謂名『界』。名『種姓』。名『自性』。名『因』。名『薩迦耶』。名『戲論』。名『阿賴耶』。名『取』。名『苦』。名『薩迦耶見所依止處』。名『我慢所依止處』。如是等類差別應知。」(CBETA, T30, no. 1579, p. 284c10-14)

⁴⁴ the Basic Section。

⁴⁵ the Pañcavijñānakāyasamprayuktā Bhūmiḥ。

⁴⁶ the [Result-of-]Maturation containing all Seeds。

二者等同視之；而根據〈意地〉⁴⁸，它（含藏一切種子的心）在受孕那一剎那與父精母血⁴⁹合併。此外，〈意地〉中另一個段落敘述胚胎狀態（garbhāvasthāyām）⁵⁰期間自然狀態的不苦不樂受，是唯一一個以『主要異熟果』這層意義而落在『異熟〔果〕』（vipāka）⁵¹這個範疇底下的〔受〕，而所有其他受則被稱為『由〔主要〕異熟〔果〕所生〔的次要〕者』（vipākaja）或『被〔所接觸之〕對境支配者』（viṣayapratyaya）⁵²，因此近似前述引文。」（p. 59）、〈§ 4.1.2〉的「於是，《瑜伽師地論》〈本地分〉〈意地〉透過『諸如來已經指出整個〔個體存在的〕基礎為“無法令人滿足、本質受到制約”（saṃskāra-duḥkhatā）這層意義的苦⁵³，因為〔整個基礎〕瀰漫著粗重⁵⁴或本質上被賦予〔粗重〕的特性』⁵⁵這段敘述，來暗示前引經文段落。」（p. 66）、〈§ 4.1.3〉的「事實上這種看法在〈本地分〉〈意地〉中已明白表達，其中指出『粗重』一詞表示『染污種子⁵⁶也可以作為〔業的〕異熟〔果

⁴⁷ Mind-containing-all-Seeds。

⁴⁸ the Manobhūmi。

⁴⁹ semen-cum-blood。

⁵⁰ the embryonic phase。

⁵¹ [Result-of-]Maturation。

⁵² “[secondarily] arising from [the primary Result-of-]Maturation”。

⁵³ 即行苦。

⁵⁴ dauṣṭhulya, Badness。

⁵⁵ 參《瑜伽師地論》卷2：「龐重自性故，諸佛如來安立為苦，所謂由行苦故。」（CBETA, T30, no. 1579, p. 284, c9-10）

⁵⁶ kleśapakṣyāni bijāni, the Seeds of Defilements。表示牽涉不安的潛在劣根

的〕種子⁵⁷』與『其他中性因素的種子』⁵⁸二者，所有這些附著在個體存在基礎⁵⁹上的種子，均與前者具有「行苦」這種無法令人滿足的狀態脫不了關係。」(p. 67)等等與〈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相關的內容，來探討阿賴耶識的起源與發展等問題。

而高務祐輝 (Takatsukasa, Yuki) 則有〈六識の同時生起に関する問題：「五識身相應地」および「意地」において〉(東京，印度學佛教學，2014) 及〈初期瑜伽行派と説一切有部における「識」の継起〉(東京，印度學佛教學，2016) 這兩篇與前二地相關論文。其中，高務祐輝在〈六識の同時生起に関する問題：「五識身相應地」および「意地」において="The Problem of the Simultaneous Arising of Six Vijñānas: In the Pañcavijñānakāya- samprayuktabhūmi and the Manobhūmi"〉(2014, pp. 1248-1252) 這篇論文中，根據 Bhattacharya, V. 編輯的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 Part I* (Calcutta: The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57) 當中 PBh 10.2-7 (區分為(X)及(Y)兩部分)、MBh 58.13-19 (區分為(a)、(X')、(X'-I)及(X'-II)四部分) 及 MBh59.1-5(區分為承接前述(X'-II)的部分，以及(Y'-I)及(Y'-II)兩部分) 這三段內容，以及對應的梵語寫本(其複製本收在位於德國哥廷根的大學圖書館，No. Xc 14/28) Ms 3a5-b1 (區分

性。

⁵⁷ vipākapakṣyāṇi bijāni, the Seeds of Maturation。表示牽涉不安、難以處理及欠缺操控的狀態。

⁵⁸ the Seeds of other neutral factors。

⁵⁹ the basis-of-personal-existence。即身體。

為(X)及(Y)兩部分)、Ms 17a4-6 (區分為(a)、(X')、(X'-I)及(X'-II)四部分)及 Ms 17a6-7(區分為承接前述(X'-II)的部分,以及(Y'-I)及(Y'-II)兩部分),並依山部能宜(Yamabe, Nobuyoshi)的〈“Zenrokushiki no kaidōe ni kansuru ‘Nandatōgi’ ni kōsatsu”前六識の開導依に關する「難陀等義」の考察〉(1990, pp. 26-31)這篇論文將 MBh 中的 saha (adv/prefix/cp)同時)修正為 anusahitaṃ ((ppp)隨後,相隨),⁶⁰針對〈五識身相應地第一〉(PBh)及〈意地第二〉(MBh)涉及的率爾心⁶¹、尋求心⁶²及決定心⁶³這三類心,⁶⁴探討「六識是否能同時生起?」等問題,而

⁶⁰ 顯然高務祐輝並沒有參考藏譯本,因藏譯(CCT72-739⁹)作 lhan cig tu, 相當於 saha (同時)而非 anusahitaṃ (隨後)。何者正確?有待其他梵本進一步釐清。

⁶¹ aupanipātika, nye bar gnas pa las byung ba[’i sems]。

⁶² paryeṣaka, tshol ba[’i sems]。

⁶³ niścita, nges pa[’i sems]。

⁶⁴ 對應的漢譯即《瑜伽師地論》卷1:「復次,由眼識生,三心可得。如其次第,謂:率爾心,尋求心,決定心。初是眼識。二在意識。決定心後,方有染淨。此後乃有等流眼識,善、不善轉。而彼不由自分別力。乃至此意不趣餘境,經爾所時,眼、意二識,或善、或染,相續而轉。如眼識生,乃至身識,應知亦爾。」及(CBETA, T30, no. 1579, p. 280, a22-27)及《瑜伽師地論》卷3:「又非五識身有二剎那相隨俱生,亦無(非)展轉無間更互而生。又一剎那五識身生已,從此無間必意識生。從此無間,或時散亂,或耳識生,或五識身中隨一識生。若不散亂,必定意識中第二決定心生。由此尋求、決定二意識故,分別境界。」(CBETA, T30, no. 1579, p. 291, a29-b6)。另參《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pp. 46-47, 242-245。其中,「率爾心」

考察的結果是：就像說一切有部相關的阿毘達磨傳統所述，兩剎那認知完全不可能同時出現。其次，比起關注認知同時性的問題，初期瑜伽行派對於認知的先後順序毋寧更感興趣。而且，五識身（the pentad of sensory cognitions，即前五識）中的任何兩個，不論同類（例如兩剎那眼識）或異類（例如一剎那眼識及一剎那耳識），皆不會連續出現。

另外，前掲作者在〈初期瑜伽行派と説一切有部における「識」の継起=“The Sequential Arising of Vijñānas in the Early Yogācāra and the Sarvāstivāda”〉（2016, pp. 1222-1226）這篇論文的‘2. The Early Yogācāra in the PBh and the MBh’（p. 1223）一節中，也引用前述論文提及的率爾心、尋求心及決定心等內容，說明「任何兩剎那五識身不會連續生起，而且五識身彼此也不會相互隨後生起。緊接在一剎那的五識身之後，必然生起意識。」⁶⁵更確切地說，前五識中的任何兩個，不論同類或異類，皆不會依序生起。而在五識的任何一識之後，緊接著必然生起屬於第六意識的尋求心。

上述期刊論文及著作皆偏重於教義上的探討，有的只根據漢譯，有的只依梵本，而較少參考藏譯；而對於梵本及漢、藏二譯之間的對勘、翻譯模式及語言學方面的問題幾乎沒有著墨。

即五識身中的任何一個，而「尋求心」和「決定心」二者皆是意識。

⁶⁵ A pentad of sensory perceptions cannot arise sequentially in two moments. Nor can there be a mutual arising [of these five] immediately after each other [of these five]. Immediately after the pentad of sensory perceptions has arisen in one moment, mental consciousness arises necessarily.

參、界定對勘的範疇

上述二地的內容在梵本 YBh 的範圍即 pp. 3-72。在漢譯本 T30 的範圍即 pp. 279a⁵-294b⁵。而在藏譯本 CTT72 的範圍即 pp. 671¹-758⁷。界定了對勘的範疇之後，筆者打算先對勘梵、漢、藏三本屬於「非佛教術語」的「各種詞類」（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副詞、疑問詞、關係詞、接續詞、複合詞、接頭詞、不變化詞），以及片語表達、句法、語境邏輯等對應的翻譯，依循玄奘（ca. 602-664）三藏及印度勝友堪布、西藏智軍（Ye shes sde, Skt. Jñānasena, 約 8 世紀）等多位譯師的翻譯模式，在漢、藏二譯的基礎上，並從中找出在解讀上最關鍵的詞類，嘗試建立一套有效解讀梵典的原則。有解讀梵語佛典經驗的人都知道，除了「佛教術語」的意義外，解讀是否正確，關鍵之處莫過於名詞（noun）、代名詞（pronoun）、形容詞（adjective）等的變格（declension）、動詞（verb）的變位（conjugation）、接續詞（conjunctive）、複合詞（compound）、片語（phrase）表達、句法（syntax）及語境邏輯（logic in context）等要素的掌握，其中一個要素弄錯，便極可能誤解整段文義。

其次，在前述梵、漢、藏三個版本的詞類對勘的基礎上，筆者嘗試去探討現存梵語傳本（YBh）與漢譯所依梵語傳本（*YBh_c）、藏譯所依梵語傳本（*YBh_t）之間的歧異，究竟是來自於各自所依梵語傳本本身的差異？還是現存梵語傳本（YBh）本身有誤？或是漢、藏二譯所依的梵本（依序為 *YBh_c 及 *YBh_t）有誤？抑或是漢、藏二本有誤譯的情況？以及梵語名詞（代名詞、形容詞、數詞等）之格位（case）與漢、藏二譯之格位的歧異，究竟是來自所依梵本的不同？還是漢、藏譯師為配合漢

語及藏語本身的表達與語法結構所做的調整？也許最終結果仍舊莫衷一是，但至少能讓人瞭解現存梵本（YBh）與漢、藏二譯本之間，實際上有哪些差異存在。底下便依這兩大主軸來說明。

肆、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非佛教術語的對應原則

本文僅探討梵漢藏三本中屬於「非佛教術語」⁶⁶的「各種詞類」(various parts of speech)⁶⁷而不處理「佛教術語」(buddhist technical terms)的對應原則，主要的理由在於《瑜伽師地論》前二地所使用的佛教術語，在漢譯當中多半依玄奘法師的譯語，而藏譯則與《翻譯名義大集》⁶⁸及《語合二章》⁶⁹所規定的大致上一致，而且這些佛教術語多半能在《藏漢大辭典》、《古藏文詞典》或一些線上藏文辭典如 *Monlam Grand Tibetan*

⁶⁶ 此處的「非佛教術語」是指屬於「非“佛教術語”」(non-“buddhist technical terms”)或「各種詞類」的名詞、形容詞、動詞等一般的詞類，而不是哲學、其他宗教等「“非佛教”術語」(“non-buddhist” technical terms)。

⁶⁷ 此處仿英語的八大詞類或十大詞類的概念，但因為梵語不只十大詞類，因此稱為「各種詞類」。

⁶⁸ *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第115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no. 3590, *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 pp. 3-311。

⁶⁹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或譯為《二卷本譯語釋》。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第115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no. 3591,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pp. 312-396。

Dictionary、*Rangjung Yeshe Dictionary*、*Golden-Dict* 等得知其義，解讀上不至於造成太大的困難；反倒是「各種詞類」比較容易產生解讀上的問題。因此，底下擬就名詞、代名詞、形容詞、數詞、疑問詞、關係詞等變格、動詞的變位、副詞、接頭詞、複合詞、不變化詞、接續詞、片語或短句、句法學等，嘗試探討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前二地這些非佛教術語的解讀原則：

一、梵語名詞（代名詞、形容詞、數詞等）格位與漢、藏二譯格位的歧異問題

梵語名詞（不論陽、中、陰性）在漢、藏二譯中均以「名詞」(noun) 或「純粹名詞」(mere noun) 來翻譯，例如人名、地名、書名等，而由這類名詞所組成的句子，屬於沒有「嵌套結構」(nested constructions)⁷⁰的單一層次「序列句」(sequential sentences)，相對於「嵌套句」(nested sentences) 來說，解讀起來較為單純。而梵語的「過去被動分詞」(ppp) 有時在漢、藏二譯中則以「動狀名詞」(verbal noun,⁷¹簡稱 vn, 即動詞詞幹 vs+ न्/न्) 來翻譯，例如「造作……者」、「具有……者」、「明

⁷⁰ 參 Noam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65 (Eighteenth printing, 1994), p. 12 的(3)(i) nested constructions。另參 Hodge, Stephen,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Warminster, England: Aris & phillips, 1990 (Revised edition 1993), p. 12 的 a kind of “nesting” effect 這個概念。

⁷¹ 參 Hodge, Stephen,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Warminster, England: Aris & phillips, 1990 (Revised edition 1993), pp. 13-14.

瞭……者」等，相當於英語中的「動名詞」(gerund)，它本身可以做為 s, o, do, io, sc, oc, ap 等來使用。而由這類動名詞所組成的名詞子句(nc)，經常被嵌入於主要句中做為 s, o, do, io, sc, oc, ap 等而構成「嵌套句」(ns)或「句中句」，相對於序列句來說，解讀起來較為複雜。⁷²

同樣的，梵語形容詞（不論陽、中、陰性）在藏譯中以形容詞(adjective, 簡稱 a)或純粹形容詞(mere adjective)來翻譯，例如「紅的」、「大的」、「深的」等。而梵語的過去被動分詞(ppp)有時則以動狀形容詞(verbal adjective,⁷³ 簡稱 va, 即動詞詞幹 vs+ ण/न्)來翻譯，例如「造作……的」、「具有……的」、「明瞭……的」等，相當於英語中的分詞(participle)，可以作為 sc, oc 或修飾語來使用。而由這類分詞所組成的形容詞子句(ac)，經常被嵌入於主要句中修飾主要句的 s, o, sc 或 oc

⁷² 以中文為例，「序列句」就像「那個男孩寫完功課後玩手機。」是由第一個單句(ss1)「那個男孩寫完功課」和第二個單句(ss2)「玩手機。」所構成的複句(cs)。而 ss1 中，「那個男孩」是名詞(n)做為主詞(s)，「寫完」是及物動詞(vt)，「功課」是 n 做為 o；而第二個單句中省略了 s(那個男孩)，「玩」是 vt，「手機」是名詞(n)做為受詞(o)；其中的 s 和 o 皆是由「名詞」或「純粹名詞」所構成，沒有層次(hierarchy)之別。而「嵌套句」就像「玩著手機者是一個男孩。」這個單句，其中「玩著手機者」是由「玩著」這個 vt 及「手機」這個 o 二者名詞化所構成的名詞子句(nc)做為 s，「是」是聯繫動詞(lv)，而「一個男孩」則是主詞補語(sc)；其中，構成 s 的 vt 和 o 屬於內層，而 lv 和 sc 則屬於外層，有內外層次之別。

⁷³ 參 Hodge, Stephen,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Warminster, England: Aris & phillips, 1990 (Revised edition 1993), pp. 13-15.

等而構成「嵌套句」或「句中句」，相對於序列句來說，解讀起來較為複雜。⁷⁴而代名詞和數詞的使用時機，基本上類似於名詞 (n) 及形容詞 (a)。舉例說明如下：

1. 梵語的.....-vijñapti (caus.ppp of vi-√jñā, IX) 「知，了知，了別」對應漢譯的「了別……；能了別……」及藏譯的動狀名詞 (vn) ལྟོན་པ་འཇིགས་པ་「瞭解……者；令瞭解……者；能瞭解……者」。例如：梵語【YBh5¹⁷】的 svalakṣaṇa-vijñapti^h 對應漢譯【T30-279b²⁴】的「了別自相」及藏譯【CTT72-675²】的 རང་གི་མཚན་ཉིད་ལྟོན་པ་འཇིགས་པ་「瞭解自相者」。其中的 svalakṣaṇa 作為 vijñapti^h 的 o，因此

⁷⁴ 以中文為例，「序列句」就像「那個年輕的男孩寫完複雜的功課後玩新款的手機。」是由第一個單句 (ss1)「那個年輕的男孩寫完複雜的功課」和第二個單句 (ss2)「玩新款的手機。」所構成的複句 (cs)。而 ss1 中，「那個年輕的男孩」是形容詞 (a) 加上名詞 (n) 做為主詞 (s)，「寫完」是及物動詞 (vt)，「複雜的功課」是形容詞 (a) 加上名詞 (n) 做為受詞 (o)；而 ss2 中省略了作為 s 的「那個年輕的男孩」，「玩」是 vt，「新款的手機」是 a+n 做為 o；其中的 s 和 o 皆是由 a 加上 n 所構成，沒有層次 (hierarchy) 之別。而「嵌套句」就像「那個一心想玩的男孩寫完要做問卷調查的功課後玩爸爸買給他的手機。」是由第一個單句 (ss1)「那個一心想玩的男孩寫完要做問卷調查的功課」和第二個單句 (ss2)「玩爸爸買給他的手機。」所構成的複句 (cs)。在 ss1 中，「那個一心想玩的男孩」是形容詞子句 (ac) 加上名詞 (n) 做為主詞 (s)，「寫完」是 vt，「要做問卷調查的功課」是形容詞子句 (ac) 加上名詞 (n) 做為受詞 (o)；而第二個單句中省略了作為 s 的「那個一心想玩的男孩」，「玩」是 vt，「爸爸買給他的手機」是形容詞子句 (ac) 加上名詞 (n) 做為受詞 (o)；其中的 s 和 o 皆是由形容詞子句 (ac) 加上名詞 (n) 所構成，跟主要句則有內外層次 (hierarchy) 之別。

vijñaptiḥ 並非名詞 (n) 而是動狀名詞 (vn)，從對應的漢譯及藏譯也可以看出這點。

2. 梵語的 nirvṛtta (ppp of nir-√vṛt)「所感的」對應漢譯的「所生」及藏譯的動狀形容詞 **མངོན་པར་འགྲུབ་པ**「現前成立的，所感的」。例如：梵語【YBh4¹²】的 sarvabijako vipāko **nirvṛtṭah** | 「所感的一切種子異熟〔識〕」對應漢譯【T30-279b²⁻³】的「**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及藏譯【CTT72-673⁴】的 **མ་བོན་ཐམས་ཅད་པ་རྣམ་པར་སླིན་པ་མངོན་པར་འགྲུབ་པ།**「所感的一切種子異熟〔識〕」。此處的 nirvṛtta 是 nir-√vṛt 的「過去被動分詞 (ppp)，作為動狀形容詞 (va) 修飾被省略掉的 vijñānam(n)「識」。
3. 梵語的.....-utpatti(f)「生起，出現」對應漢譯的「生」及藏譯的 **འབྱུང་བ**「生起，出現」。例如：①梵語【YBh5⁴】的 janma-deṣe cān**utpattis**「不於已生處出現」對應漢譯【T30-279b¹⁰⁻¹¹】的「於先生處不復**重**生」及藏譯【CTT72-673²¹】的 **སྟེ་བའི་ཕྱོགས་སུ་མི་འབྱུང་བ།**「不於已生處出現」。②梵語【YBh5⁵】的 eva vā deṣe 'vikṛt**otpatti**「於該處無變異出現」對應漢譯【T30-279b¹²】的「即於此處變異**生**」及藏譯【CTT72-674²】的 **ཕྱོགས་དེ་ཉིད་དུ་ཡང་མི་འགྲུང་བ་འབྱུང་བ།**「於該處無變異出現」。其中的 utpatti 不是 n 而是 vn。
4. 梵語的.....-anuvṛtti(f)「隨……而行者，隨行於……者」對應漢譯的「隨……轉」及藏譯的.....G **ཇེས་སུ་འཇུག་པ**「隨……而行者，隨行於……者」。例如：梵語①【YBh6¹】的 manovijñān**ānuvṛtiḥ**對應漢譯【T30-279b²⁵】的「隨意**識**轉」及藏譯【CTT72-675⁴】的 **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ཇེས་སུ་འཇུག་པ།**「隨意識而行者」。②【YBh6¹】的 kuśala-kliṣṭ**ānuvṛttiś**對應漢譯【T30-279b²⁶】的「隨**善**染**轉**」及藏譯【CTT72-675⁵】

的 $\text{ཉམས་ལེན་སོངས་པ་ཅན་གྱི་ཇིས་སུ་འཇུག་པ།}$ 「隨善與煩惱而行者」。

③【YBh⁶】的 $\text{karma-samutthānānūvṛttiḥ}$ 對應漢譯【T30-279b²⁶】的「隨發業轉」及藏譯【CTT72-675⁶】的 $\text{ལས་ཀྱན་ནས་སློང་བའི་ཇིས་སུ་འཇུག་པ།}$ 「隨業發動而行者」。其中，*anuvṛtti* 不是 *n* 而是 *vn*。

5. 梵語的.....-prati-vijñapti(f)「個別瞭解……者」對應漢譯的「了別」及藏譯的「སོ་སོར་རྣམ་པར་རིག་པ།」「個別瞭解」。例如：梵語【YBh⁴】的 $\text{śabda-prati-vijñapti}$ 「個別瞭解聲音者」對應漢譯【T30-279b²⁸】的「了別聲」及藏譯【CTT72-675⁸】的 $\text{སྒྲ་སོ་སོར་རྣམ་པར་རིག་པ།}$ 「個別瞭解聲音者」。此中，*śabda* 作為 *prativijñapti* 的 *o*，因此 *prativijñapti* 的詞性為 *vn*。
6. 梵語的.....-viparita(ppp of vi-pari-vi)「與……相違，異於……」對應漢譯的「異於……」及藏譯的「ལས་བརྗོད་པ།」「異於……」。例如：梵語【YBh⁶】的 $\text{tadubhaya-viparītaś}$ 「異於前二者」對應漢譯【T30-279c¹¹】的「俱相違聲」及藏譯【CTT72-676⁷】的 $\text{དེ་གཉི་གཤིས་བརྗོད་པ།}$ 「異於前二者」。此中，*tadubhaya* 「前二者」作為 *viparītaś* 「異於；不同於；與……相違；與……相反」的 *o*，因此 *viparītaś* 的詞性為 *vn*（動狀名詞）。
7. 梵語的.....-aniya (f. -aniyā)/-tava (f. -itavya), f. -ā 「應被……」⁷⁵，漢譯無對應的翻譯，而藏譯則有對應的「བྱེད་པ་བྱེད་པ།」「令……，使……」。例如：【YBh67¹⁷】 $\text{viśeṣānīyas tarpanīyah śamānīyah śodhanīyo niṣevānīyaś cauśadha-rasaḥ}$ 對應漢譯【T30-293c¹²】的「可爆乾味、充

⁷⁵ 參 辻 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1974（1994，第22刷發行），p. 199，〈§ 101. II. 動詞の形容詞〉。

足味、休愈味、盪滌味、常習味，後五謂諸藥味。」及藏譯【CTT72-752¹⁸】的ལ་འབྲི་བར་བྱིད་པ་དང་། ལ་བརྟམ་པར་བྱིད་པ་དང་། ཞི་བར་བྱིད་པ་དང་། ལྷོང་བར་བྱིད་པ་དང་། བརྟེན་པར་བྱ་བའི་སྣེན་གྱི་རོ་རྣམས་སོ།།。⁷⁶因此由……-aniya (f. -aniyā)/ ……-tavya (-itavya), f. -ā 所構成的詞性為 va (動狀形容詞)。

8. 梵語的 *aupadhikaṃ* (vn)「由物質所生者」，對應漢譯的「有依」及藏譯的 རྣམ་ལས་བྱུང་བ་「由物質所生者」。例如：【YBh63⁶】對應漢譯【T30-292a²⁷】的「有依善」及藏譯【CTT72-745⁷】的 རྣམ་ལས་བྱུང་བ་。
9. 梵語的 *nir-aupadhikaṃ* (vn)「非由物質所生者」，對應漢譯的「無依」及藏譯的 རྣམ་ལས་བྱུང་བ་མ་ཡིན་པ་「非由物質所生者」。例如：【YBh63⁶】對應漢譯【T30-292a²⁷】的「無依善」及藏譯【CTT72-745⁷】的 རྣམ་ལས་བྱུང་བ་མ་ཡིན་པ་。

其次，不論是純粹名詞、純粹形容詞、代名詞、數詞、動狀名詞或動狀形容詞，基本上梵語是什麼格位，漢、藏二譯便採該格位，但是有時也會有漢、藏二譯與梵本所用格位不一致的情況。說明如下：

1. 梵語的 Ab (從格) 在漢譯有時譯出「……故」有時沒譯出，而藏譯卻譯為 I (具格) 的情況。例如：①梵本【YBh23⁹】的 *tatutpādāc*(Ab)「由生起彼」，在漢譯【T30-282c²²】的「生此欲已」當中看不出譯自 Ab，而對應的藏譯【CTT72-696⁸】則譯為 དེ་བསྐྱེད་པས་(I)「以生起彼」或「因生起彼」。②梵本【YBh24⁸】的……*sāmarthyāt*(Ab)「由……力」，在漢譯【T30-283a⁷】譯為「……功能故」(Ab)，而對應的藏譯【CTT72-697¹⁰】則譯為 ……མཁུས་(I)「以……

⁷⁶ 參 Prof. N. Tsuji's *Sanskrit Grammar*, pp. 199-200。

力」或「因」……力」。³梵本【YBh30¹】的 *vṛddher anvayād*(Ab)「由增長為因緣」，在漢譯【T30-285a²⁹】譯為「謂長大種類故」(Ab)，而對應的藏譯【CTT72-704⁴】則譯為 སྐྱེ་བའི་རྒྱལ་

(I)「以增長為因」。《瑜伽師地論》卷 2：「若於一處得離欲。即說於一切處得離欲。」(CBETA, T30, no. 1579, p. 284, c2-3)

2. 梵語的 Ab (從格)，漢譯有時譯為「於……」(處格)，而藏譯也譯為 L (處格)。例如：梵本【YBh26¹¹】的 *ekasmād virajyamānaḥ sarvasmād virakto vaktavyaḥ*「從某一個〔身體〕離欲，則說從一切〔身體〕離欲。」漢譯【T30-284c²⁻³】作「若於一處得離欲，即說於一切處得離欲。」而對應的藏譯【CTT72-696⁸】則為 གཅིག་ལ་འདོད་ཆགས་ས་དང་བྲལ་ན། ཡང་སྐབས་ཅན་ལ་འདོད་ཆགས་དང་བྲལ་བར་བརྗོད།「從某一個〔身體〕離欲，則說從一切〔身體〕離欲。」

3. 梵語的 L (處格)，漢譯作「於……」(處格)，而藏譯卻譯為 Ab (從格)。例如：梵本【YBh27⁶】的 *garbhāvakraṅti-sūtre*「於《入胎經》」漢譯【T30-284c¹⁹⁻²⁰】作「於《入胎經》。」而對應的藏譯【CTT72-701¹⁴】則為 མངལ་དུ་འབྲུག་པའི་མདོ་ལས།「於《入胎經》」

4. 梵語的……G (屬格) 在漢譯中譯為「若……」，而藏譯卻譯為……La don + གྲུར་ན 的情況。例如：梵本【YBh23⁸】的 *striyās*(f.G.sg)……*puruṣasya*(m.G.sg) ca「女子的與男子的」，在漢譯【T30-282c²¹】譯為「若女……若男……」，而對應的藏譯【CTT72-696⁶】則譯為 བྱད་མེད་དུ་འགྲུར་ན་ནི། །།སྐྱེས་པར་འགྲུར་ན་ནི།「若成為女子……。若成為男子……」。

5. 梵語的 G (屬格)「……的；對於……而言」在漢譯中無對應的譯語，而藏譯卻譯為 N (主格) 的情況。例如：【YBh25¹⁵】的 *tatra cātmabhāve bālānām aham iti vā mameti*

vāsmīti vā bhavati/ **aryāṇāṃ** punar duḥkham ity eva bhavati
 「對於那個身體，**諸凡夫的**〔心〕想『〔這是〕我』、『〔這
 是〕我的』或起『我慢』，而**諸聖者的**〔心〕唯起『〔這是〕
 苦』〔的想法〕。」漢譯【T30-284b¹⁴】譯為「又**諸凡夫**，
 於自體上，計我、我所及起我慢。**一切聖者**，唯觀是苦。」
 而對應的藏譯【CTT72-699⁸】則譯為 **ལུས་དེ་ལ་ཡང་བྱིས་པ་རྣམས་**
ནི་བདག་གོ་སྣམ་པ་དང་། ངའི་ལོ་སྣམ་པ་དང་། ངོ་སྣམ་ཏུ་འཛིན་ཏོ།། **འཕགས་པ་**
རྣམས་ནི་སྤྱག་བསྐྱེད་ཏུ་འཛིན་ཏོ།།「對於那個身體，**諸凡夫**〔心〕
 想『〔這是〕我』、『〔這是〕我的』或起『我慢』，而**諸聖**
者唯起『〔這是〕苦』〔的想法〕。」

6. 梵語的.....ādayaḥ (m.N.pl) (主格) ~
 -pariyavasāna-/avasāna「.....乃至~」對應漢譯的「若.....
 乃至~；謂.....，~為後邊」，而藏譯卻譯為.....Ab (從
 格) ~ལ་སྤྱག་པ་ཡན་ཚད་/~ལ་སྤྱག་པའི་བར་「從.....乃至~」的情
 況。例如：①【YBh55²】的 yad adhyātmaṃ pratyātmaṃ
 keśād**ayaḥ**(m.N.pl of ādi) puriṣa**pariyavasānāḥ** ayam「從頭
 髮乃至糞便」對應漢譯【T30-290b²³】的「若髮毛等，乃
 至糞穢」及藏譯【CTT72-735³】的 **ནང་གི་སོ་སོ་རང་གི་སྒྲིལ་སོགས་**
པ་རྣམས་བྱིས་པ་སྤྱག་པའི་བར་གང་ཡིན་པ་དེ།།「從頭髮乃至糞便」。②
 【YBh57⁹】的 tad yathā manaskārādayo
 vitarka-vicāra-pariyavasānā yathā nirdiṣṭāḥ「同樣〔也可緣得〕
 如前所述的作意等乃至尋思、伺察」對應漢譯【T30-291a¹】
 的「謂作意等，乃至尋、伺為後邊。」及藏譯【CTT72-737¹³】
 的 **ཡིད་ལ་བྱེད་པ་ལ་སོགས་པ་རྣམས་རྟོག་པ་དང་དཔྱོད་པ་ལ་སྤྱག་པའི་བར་དག་ཀྱང་**
དམིགས་སོ།།「同樣也可緣得作意等乃至尋思、伺察〔這些心
 所〕」。③【YBh57¹¹】的 pañca manaskārādyās
 cetanā-pariyavasānāḥ「從作意乃至思這五個〔心所〕」對應

漢譯【T30-291a⁴】的「五謂作意等，思為後邊。」及藏譯【CTT72-737¹⁶】的ཡིད་ལ་བྱེད་པ་ལ་སོགས་པ་ནས་སེམས་པ་ལ་སྐྱུག་པ་ཡན་ཚད་ལྔ་སོ་ནམས་སོ།།「從作意乃至思這五個〔心所〕」。^④

【YBh57¹²】的 pañcaiva śraddhādayaḥ prajñā-vasānāḥ「只有從欲乃至慧這五個」對應漢譯【T30-291a⁶】的「謂欲等，慧為後邊。」及藏譯【CTT72-737¹⁹】的ལྔ་སོ་ན་སྟེ། འདུན་པ་ནས་ཤེས་རབ་ལ་སྐྱུག་པ་ཡན་ཚད།།「只有五個，即從欲乃至慧」。

7. 梵語 taj-je(L)「於由它所生」及 taj-jasya(G)「由它所生的」，依序對應漢譯的「能生」及藏譯 དེ་དང་འབྲུང་བ「和它〔一起〕生起」。例如：①【YBh57¹⁸】taj-je(L)「於由它所生」及②【YBh58⁵】taj-jasya(G)「由它所生的」，依序對應漢譯【T30-291a¹³】、【T30-291a²⁰】的「能生」，以及藏譯【CTT72-738^{8, 18}】དེ་དང་འབྲུང་བ「和它〔一起〕生起」及 དེ་དང་འབྲུང་བ「和它〔一起〕生起」。其中的 taj（來自於 tad）或 དེ，從語境來看，應該是指前述的根和境二者。值得注意的是，此處藏譯是以 དང「和」而不是以 Ab「從」來翻譯。
8. 梵語 sarvatra citta「一切處心」、sarvabhūmike「於一切地」、sarvadā「於一切時」、sarve「一切」及依序對應漢譯的「一切處心」、「一切地」、「一切時」、「一切」及對應藏譯的ས་ཐམས་ཅད་པ /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དུ / དུས་ཐམས་ཅད་དུ / ཐམས་ཅད。例如：【YBh57¹⁰】【YBh59²²】依序對應漢譯【T30-291a³】及藏譯【CTT72-737¹⁵】、【CTT72-741⁶】。⁷⁷

⁷⁷ 另參 Kośa, I.1 的 sarvathā（一切種）-sarva（諸）及《自釋》中依序對應的 sarveṇa prakāreṇa（一切種=rnam pa thams cad du=gtan） sarvasmin（於一切=thams cad la）

二、梵語動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一)、梵語動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梵語動詞，在漢譯及藏譯中，基本上是以「動詞詞幹」(verbal stem, 簡稱 vs, 亦即沒有語尾助詞 त्/न्) 來翻譯。

動詞若有接頭詞 (prefix)，則要視該接頭詞有無影響動詞詞根 (root of verb)？若無影響，漢譯只會譯出動詞詞根的意義，而不會譯出對應的接頭詞；但藏譯多半會機械地以對應的狀態副詞 (modal adverb) 來翻譯梵語接頭詞，而狀態副詞之後才是動詞的真正意義。常見的動詞有：

1. 梵語 bhavati (</vbhū, I) 作為動詞 (verb)，有多種詞性及用法：
 - ① (lv) 「是」(ཡིན) 用於漢譯的 sst_c⑤ 及藏譯的 sst_t⑤，例如：梵語【YBh36¹⁷】的 evaṃ hi lokasya saṃvarto bhavati 對應漢譯【T30-286b²⁶】的「如是略說世間已壞。」及藏譯【CTT72-711¹⁵】的 འདིག་རྟེན་འདིག་ས་ནི་དེ་ལྟ་བུ་ཡིན་ཀྱོ།། ② (lv) 「變成；形成」(འགྱུར) 用於漢譯的 sst_c⑥ 及藏譯的 sst_t⑥，例如：梵語【YBh57¹⁸】的 viṣaya ābhāsagato bhavati，對應漢譯【T30-291a¹²】的「境界現前」並沒有譯出 bhavati，而對應的藏譯【CTT72-738⁸】則是 ཡུལ་ཡང་སྣང་བར་གྱུར། ③ 配合 iti 而為 (vt) 「執取；心想」(སྦྱས་སྦྱམ་དུ་འདོན་འདོན) 用於漢譯的 sst_c② 及藏譯的 sst_t②，例如：梵語【YBh25¹⁵】的 tatra cātma bhāve bālānām aham iti vā mam ēti vāsm iti vā bhavati | āryāṇām punar duḥkham ity eva bhavati | 對應漢譯【T30-284b¹⁴】的「又諸凡夫於自體上。計我所及起我慢。一切聖者觀唯是苦。」及藏譯【CTT72-699⁸】的 ལུས་དེ་ལ་ཡང་གྱིས་ས་ནམས་ནི་བདག་གོ་སྦྱམ་པ་དང་། འདོད་སྦྱམ་པ་དང་། འདོ་སྦྱམ་དུ་འདོན་ཀྱོ།། འཕགས་ས་ནམས་ནི་སྦྱག་བསྐྱེད་དུ་འདོན་ཀྱོ།། ④ (vt) 「名為……」(ཇི་ཞེས་བྱ) 用於漢譯的 sst_c③ 及藏譯的 sst_t③，例

如：梵語【YBh42¹⁵】的 sa ca bhavati mahāsammato 對應漢譯【T30-287c¹⁹】的「彼最初王名大等意。」及藏譯【CTT72-718¹⁸】的 དེ་ནི་སལ་པོ་ཆེ་ཀུན་གྱིས་བཀུར་བ་ཞེས་བྱེད། ⑤ (cv)

「將生……」(མཐོང་འབྱུང་བར་འགྲུར) 用於漢譯的 sst_c①及藏譯的 sst_t①，例如：梵語【YBh34⁴】的 teṣāṃ ca sattvānāṃ tadā paramās tisro vipattayo bhavanti 對應漢譯【T30-286a⁷】的「爾時有情復有三種最極衰損。」及藏譯【CTT72-708¹¹】的 སེམས་ཅན་དེ་དག་ལ་དེ་དེ་ཆེ་མཆོག་ཏུ་རྒྱད་པ་ནས་པ་གསུམ་འབྱུང་བར་འགྲུར་ ཉེ། 如上所述，bhavati 除了可以作為動詞 (verb) 使用外，還可以用於助動詞 (auxiliary verb, av)，而與其他動詞構成複合動詞 (compound verb, cv)，參〈(二)、梵語助動詞對應的漢、藏二譯〉及〈(三)、梵語複合動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2. 梵語動詞 samāropayati (<sam-ā-√ruh, I) 的主要用法是：(vt) 「增益 o 為 oc；虛構 o 為 oc」(མཐོང་སྐྱོ་འདོགས) ，用於漢譯的 sst_c③及藏譯的 sst_t③，例如：梵語【YBh13⁷】的 yathāsadbhūtaṃ na samāropayati 對應漢譯【T30-280c¹⁹】的「如理所引者，謂不增益非真實有。」及藏譯【CTT72-684¹⁶】的 མེད་པ་ལ་སྐྱོ་འདོགས་བར་མི་བྱེད་པ། 。

3. 梵語動詞 apavadata (<apa-√vad, I) 的主要用法是：(vt) 「損減 o 為 oc；毀謗 o 為 oc」(མཐོང་སྐྱར་བ་འདེབས) ，用於漢譯的 sst_c③及藏譯的 sst_t③，例如：梵語【YBh13⁹】的 nāpi sadbhūtam apavadata mithyādr̥ṣṭyā nāsti dattam ity ādyākārayā mithyādr̥ṣṭyā 對應漢譯【T30-220c²²】的「亦不損減諸真實有。」及藏譯【CTT72-684¹⁷】的 ཡོད་པ་ཡང་དག་པ་ལ་ཡང་མཐོང་སྐྱར་བ་འདེབས་བར་མི་བྱེད་པ། 。

4. 梵語動詞 prādur-bhavati (<prādur-√bhū, I) 或 prādur-bhāvo

bhavati(<prādur-bhāvo √bhū, I)的主要用法是：(cv)「將生……」(འགྲུབ་བར་འགྱུར)用於漢譯的 sst_c①及藏譯的 sst_t①，

例如：①梵語【YBh37⁹】的 tataś caturṇām kāmāvacarāṇām devanikāyānām ākāṣe vimānāni prādur-bhavanti| 對應漢譯【T30-286c¹⁰】的「於虛空中欲界四天空殿漸成。」及藏譯【CTT72-712¹⁴】的 དེ་ནས་འདོད་པ་ན་སྟོད་པའི་ལྗེའི་རིས་བཞི་པོ་དག་གི་

གཞལ་མེད་ཁང་ནས་མཁའ་ལས་འགྲུབ་བར་འགྱུར་གྱི། ②梵語【YBh30⁶】

的 yeṣāṃ ca sattvānām yasmin sattvanikāya ātmabhāvasya prādur-bhāvo bhavanti| 對應漢譯【T30-285b⁵】的「又諸有情隨於如是有情類中，自體生時。」及藏譯【CTT72-704¹⁰】的 སེམས་ཅན་གང་དག་གི་ལྷན་སེམས་ཅན་གྱི་རིས་གང་དུ་བྱུང་བར་གྱུར་བ་སྟེ། 。

5. 梵語動詞 asti (<√as, II)的主要用法是：(vi)「有……；……存在」(འདོད་)或配合 na 而成為 nāsti 「無……；……不存在」(མེད་)，用於漢譯的 sst_c①及藏譯的 sst_t①，例如：梵語【YBh31⁶】的 yat punaḥ sattva-saṅkhyātaṃ tasya nāsti kāla-niyamaḥ| 對應漢譯【T30-285b²⁵】的「若有情數時無決定。」及藏譯【CTT72-705¹⁷】的 སེམས་ཅན་དུ་བགྲང་བ་གང་ཡིན་པ་དེ་ནི་དུས་ངེས་པ་མེད་དོ། 。

6. 梵語動詞 karoti (<√kr, VIII)的主要用法是：(vt)「做……；作……」(བྱེད་)用於漢譯的 sst_c②及藏譯的 sst_t②，或者用於 sst_c③及藏譯的 sst_t③，例如：梵語【YBh30⁷】的 pratyaya-kāryaṃ karoti| 對應漢譯【T30-285b⁶】的「謂？作……緣。」及藏譯【CTT72-704¹⁵】的 རྒྱུན་གྱི་བྱ་བ་བྱེད་དེ། 。

7. 梵語動詞 jāyate (<√jan, IV)的主要用法是：(vi)「生……；生起……」(སྐྱེ། བཅོམ་བར་འགྱུར། འགྱུར།)用於漢譯的 sst_c①及藏譯的 sst_t①或漢譯的 sst_c⑥及藏譯的 sst_t⑥，例如：梵語【YBh27⁵】的 tataḥ paraṃ catur aheṇa jāyate| 對應漢

譯【T30-284c¹⁸】的「從此已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及藏譯【CTT72-701¹³】的 $\text{དེ་ནས་ཞག་བཞི་ལོན་ན་བཅའ་བར་འགྱུར་གྱི།}$ 。

8. 梵語動詞 *ucyate* (< $\sqrt{\text{vac}}$, II) 的主要用法是：(vt)「說……；名為……」(……སྟེ། ……ཞེས་བྱ།) 用於漢譯的 sst_c ②及藏譯的 sst_c ②，或者配合 *iti* (即 *ity ucyate*) 用於 sst_c ③及藏譯的 sst_c ③，例如：梵語【YBh29¹⁴】的 *yonī-dvāra-nirgama-samakālaṃ ca punar jāta-vasthety ucyate* | 對應漢譯【T30-285a²⁶】的「出產門時名正生位。」及藏譯【CTT72-703²⁰】的 $\text{མངལ་གྱི་སྒོར་གྱུར་མ་ཐག་ཏུ་བཅས་པའི་དུས་ཞེས་བྱའོ།།}$ 。

9. 梵語動詞 *utpadyate* (< $\text{ut-}\sqrt{\text{pad}}$, IV) 的主要用法是：(vi)「……生；……起」(……འབྱུང་) 或配合否定副詞 *na* 而成為 *nopadyate*「……不生；……不起」(……མི་འབྱུང་)，用於漢譯的 cst ①及藏譯的 sst_c ①，例如：梵語【YBh25¹⁸】的 *tatra sukha-duḥkham ekadā pratyaya-saṃmukhī-bhāva utpadyate* | *ekadā nopadyate* | 對應漢譯【T30-284b¹⁸】的「又苦受樂受，或於一時從緣現起，或時不起。」及藏譯【CTT72-699¹⁴】的 $\text{དེ་ལ་བདེ་བ་དང་། ལྷག་བསྐྱལ་བ་ནི་ཆེད་འགའ་རྒྱུ་མཛོན་ཏུ་གྱུར་ན་ནི་འབྱུང་ལ། ཆེད་འགའ་ནི་མི་འབྱུང་རྒྱུ་ལོ།།}$ 。

(二)、梵語助動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梵語助動詞 (auxiliary verbs, av) 在 PBh (五識身相應地) 及 MBh (意地) 中最常見的有 *bhavati* (< $\sqrt{\text{bhū}}$, I)，而且通常有 *pp* (past participle, 即被動分詞) 置於其前。漢譯通常並沒有對應的譯詞，而藏譯中，基本上是以表示時態的 འགྱུར 來翻譯。

1. 例如：①梵語【YBh9¹⁰】的 *caḥṣuḥ paribhinnaṃ bhavati*「眼已損壞」對應漢譯【T30-280a¹⁸】的「雖眼不壞」及對應

藏譯【CTT72-679¹¹】的 མིག་ཀྱང་ཡོངས་སུ་མ་ཉམས་པ་.....གྱུར་དུ་ཟིན「眼雖沒有損壞」。^②梵語【YBh9¹⁰】的 rūpam anābhāsagataṃ bhavati「色現在前」對應漢譯【T30-280a¹⁸】的「色現在前」及對應藏譯【CTT72-679¹¹】的 གཟུགས་ཀྱང་སྣང་བར་གྱུར་དུ་ཟིན「色也已顯現」。^③梵語【YBh9¹⁰】的 na ca tajjo manaskārah pratyupasthito bhavati「若無和它一起出現的作意」，對應漢譯【T30-280a¹⁸】的「能生作意，若不正起」及對應藏譯【CTT72-679¹²】的 དེ་དང་འབྲུང་བ་ཡིད་ལ་བྱེད་པ་ཡང་ཉེ་བར་གནས་པར་མ་གྱུར「如果沒有和它一起出現的作意」。其他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三)、梵語複合動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梵語複合動詞 (compound verbs, cv) 常見的有：

1. 梵語 vs (the second conjugation) -aniya (f. -aniyā)/-tava (f. -itavya), f. -ā「應被……」⁷⁸，對應漢譯的「應……，當……」，而對應的藏譯為複合動詞 (cv)བར་བྱ/.....བར་བྱ「應……，當……」。例如：(1)梵語的 draṣṭavya 對應漢譯的「當知」及藏譯的複合動詞 བཟུ་བར་བྱ「應知」。例如：梵語【YBh3²】的 draṣṭavya 對應漢譯【T30-279a⁶】的「謂？」及藏譯【CTT72-671⁴】的 བཟུ་བར་བྱ。其他例子還有【YBh9¹⁴】、【YBh10^{4, 9}】、【YBh20¹⁴】等，不勝枚舉。(2)梵語的 veditavya(mfn, to be learned or known or understood)對應漢譯的「應知」及藏譯的複合動詞 རིག་བར་བྱ「應知」。例如：
 - ①梵語【YBh7³】的 saḥāyaḥ karma ca cakṣurvijñānavad veditavyaṃ|| 「助伴及業，如眼識應知。」對應漢譯

⁷⁸ 參 辻 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1974(1994，第22刷發行))，p. 199，〈§ 101. II. 動詞の形容詞〉。

【T30-279c¹⁴】的「助伴及業，如眼識應知。」及藏譯【CTT72-676¹⁴】的 ཐོགས་དང་ལས་ནི་མིག་གི་རྣམ་པར་ལེས་པའི་རང་བཞིན་ དུ་རིག་པར་བྱོལོ།「助伴及業，應知如眼識。」②梵語【YBh7¹⁹】的 sahāyaḥ karma ca pūrvavad veditavyam | 「助伴及業，如前應知。」對應漢譯【T30-279c²⁴】的「助伴及業，如前應知。」及藏譯【CTT72-677¹⁰】的 ཐོགས་དང་ལས་ནི་སྣ་མ་བཞིན་ དུ་རིག་པར་བྱོལོ།「助伴及業，應知如前。」③梵語【YBh8¹¹】的 sahāyaḥ karma ca pūrvavad veditavyam | 「助伴及業，如前應知。」對應漢譯【T30-280a⁵】的「助伴及業，如前應知。」及藏譯【CTT72-678⁷】的 ཐོགས་དང་ལས་ནི་སྣ་མ་བཞིན་ དུ་རིག་པར་བྱོལོ།「助伴及業，應知如前。」

2. 梵語的 vs (Inf.)⁷⁹-kāma「想 vs 欲 vs 對應漢譯的「欲……」及藏譯的複合動詞 vs [+བར/བར] འདོད「應知」。例如：①梵語【YBh23¹】的 gantū-kāmatām upapādayaty upapatty-āyatane「生起想去產處的欲望。」對應漢譯【T30-282c¹⁵】的「於所生處，起希趣欲」及藏譯【CTT72-695¹⁸】的 སྐྱེ་བའི་གནས་སུ་འགྲོ་འདོད་པ་ སྐྱིད་པར་བྱུང་ལ།「生起想去產處的欲望。」②梵語【YBh23⁶⁻⁷】的 sacet strī bhavitu-kāmo bhavati puruṣe saṃrāgaḥ saṃvāsecchotpadyate | sacet puruṣo bhavitu-kāmo bhavati tasya striyāṃ saṃrāgaḥ saṃvāsecchotpadyate | 「如果想成為女子，那她將對男子（未來的父親）生起貪欲，並生行

⁷⁹ 參 辻 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1974（1994，第22刷發行），p. 202，〈§ 102. III. 不定詞（Infinitive）⁷⁷〉。其中，Inf.出現在複合詞的前半部時，要寫成-tu；例如：tyaktu-kāma-「想要放棄」；vaktu-manas-「試圖說明」。

欲想。如果想成為男子，那她將對女子（未來的母親）生起貪欲，並生行欲想。」對應漢譯【T30-282c¹⁹⁻²¹】的「若當欲為女，彼即於父，便起會貪。若當欲為男，彼即於母，起貪亦爾。」及藏譯【CTT72-696³⁻⁶】的གལ་ཏེ་བྱད་མེད་དུ་འགྱུར་བར་འདོད་ན་ནི་དེ་སྐྱེས་པ་ལ་ཆགས་ཏེ། ཉལ་བར་འདོད་པ་སྐྱེའོ།།གལ་ཏེ་སྐྱེས་པར་འགྱུར་བར་འདོད་ན་ནི་དེ་བྱད་མེད་དེ་ལ་ཆགས་ན་ཉལ་བར་འདོད་པ་སྐྱེ་བར་འགྱུར་རོ།།「如果想成為女子，那她將對男子（未來的父親）生起貪欲，並生行欲想。如果想成為男子，那她將對女子（未來的母親）生起貪欲，並生行欲想。」③梵語【YBh60³】的 yad ipsite vastuni tatra tatra tadanugā kartu-kāmatā | |「對於各處任何所欲之事，追隨其後並且想去成辦。」對應漢譯【T30-291b²⁹】的「於可樂事，隨彼彼行，欲有所作性。」及藏譯【CTT72-741¹¹】的གང་འདོད་པའི་དངོས་པོ་དེ་དང་དེ་ལ་དེའི་ཇིས་སུ་འགོ་ཞིང་བྱིང་འདོད་པའོ།།「對於各處任何所欲之事，追隨其後並且想去成辦。」

三、梵語副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 tathā hi 「如此一來；因為……」對應漢譯的「所以者何？何以故？」及藏譯的 འདི་ལྟར་「如下，如此一來」。例如：
 - ①梵語【YBh16⁴】的 tathā hi 對應漢譯【T30-281b¹⁸】的「所以者何？」及藏譯【CTT72-688⁵】的 འདི་ལྟར་。
 - ②梵語【YBh26¹⁵】的 tathā hi 對應漢譯【T30-284c⁷】的「何以故？」及藏譯【CTT72-700¹⁹】的 འདི་ལྟར་。
2. 梵語 yaduta…… 「因為……」無對應漢譯及藏譯的-ས་「因為……」。例如：梵語【YBh35³】的 yaduta 無對應漢譯及藏譯【CTT72-709¹⁷】的-ས་。

3. 梵語 yaduta 「即」對應漢譯的「謂，所謂」及藏譯的 འདི་ལྟ་སྟེ།。例如：梵語【YBh30¹】的 yaduta 對應漢譯【T30-285a²⁸】的「謂，所謂」及藏譯【CTT72-704²】的 འདི་ལྟ་སྟེ།。
4. 梵語 kevala 「僅；唯；只」對應漢譯的「唯」及藏譯的 འབང་ཞིག་「僅；唯；只」。例如：①梵語【YBh23⁹】的 puruṣam eva vā kevalam paśyati striyaṃ vā 「只見男或見女」對應漢譯【T30-282c²²】的「或唯見男，或唯見女」及藏譯【CTT72-696⁸】སྟེས་འཇམས། བུད་མེད་འབང་ཞིག་མཐོང་བར་འགྱུར་རོ།།「將只見男或見女」。
 ②梵語【YBh23¹⁰】的 yoni-darśanaṃ vā /puruṣendriya-darśanaṃ vā kevalam pratyupasthitaṃ bhavati 對應漢譯【T30-282c²⁴】的「唯見男女根門，即於此處便被拘礙。」及藏譯【CTT72-696¹¹】的 སྟེས་མ་དང་བུད་མེད་དེ་ལ། མོ་མཚན་དུ་མཐོང་བའམ། མོ་མཚན་དུ་མཐོང་བ་འབང་ཞིག་ཉི་བར་གནས་བར་འགྱུར་རོ།།。
5. 梵語的 tatra tatra 「到處」對應漢譯的「常」，而對應藏譯的 དེ་དང་དེར་「到處（於各方面）」。例如：【YBh30¹¹】的 tatra tatra nuvicarantam akālacaryāyā viśamacaryāyā āraṅkṣāvīdhānaṃ kurvanti 「然後，〔同類有情〕會到處保護並避免〔那些有情〕非時而行及前往險處」，在漢譯【T30-285b⁹】譯為「次常隨逐，專志守護，不令起作非時之行及不平等行」，而對應的藏譯【CTT72-704¹⁸】則譯為 བྱས་དུས་མ་ཡིན་བར་འགོ་བ་དང་། ཡང་བར་འགོ་ཞིང་རྒྱ་བ་ལས་དེ་དང་དེར་གྱན་ཏུ་སྤང་བའི་བྱ་བ་བྱེད་དོ།།「然後，〔同類有情〕會到處保護並避免〔那些有情〕非時而行及前往險處」。
6. 梵語 no tu 「不；非；無法；未」對應漢譯的「未曾；非」

及藏譯的 $\text{མི་འགྲུར}/\text{མ་ཡིན}$ 「將不；不是」。例如：①梵語【YBh30¹⁴】的 no tu「無法」對應漢譯【T30-285b¹³】的「未曾」及藏譯【CTT72-705⁴】 མི་འགྲུར 「將不」。②梵語【YBh31²】的 no tu「非；不是」對應漢譯【T30-285b²¹】的「非」及藏譯【CTT72-705⁴】 མ་ཡིན 「非；不是」。

7. 梵語 na tu「不是；非」對應漢譯的「非」及藏譯的 མ་ཡིན 「不是；非」。例如：梵語【YBh31⁴】的 na tu「不是；非」對應漢譯【T30-285b²³】的「非」及藏譯【CTT72-705¹⁵】 མ་ཡིན 「不是；非」。
8. 梵語的 tāvad.....「首先.....，最初.....」，對應漢譯的「先」及藏譯的 དེ་ཞིག་「首先.....，最初.....」。例如：【YBh52¹²】的 tatra rūpasamudāye tāvat sarvadharmāḥ svabijebhya utpadyante/「其中，關於色聚，首先，一切法皆由自種所生。」對應漢譯【T30-290a¹】的「今當先說色聚諸法。問：一切法生，皆從自種而起。」及藏譯【CTT72-731¹²】為 $\text{དེ་ལ་དེ་ཞིག་གི་ལྷན་སྐྱེས་འདུས་ས་ལ། ཚོས་ཐམས་ཅད་ནམ་སྐྱེ་བ་ན། རང་གི་ས་བོན་ལས་སྐྱེ་ལོ།}$ 「其中，首先，關於色聚，當一切法產生時，皆由自種所生。」

四、梵語疑問詞⁸⁰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的 kva-cana「無論在何處？」對應藏譯的 གང་ན་ཡང 「無論在何處？」。梵語的 kaś-cana「無論是誰？」對應藏譯的

⁸⁰ 參 辻 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1974（1994，第22刷發行），p. 253，〈§ 114. 文的種類〉的 I. 疑問文（Interrogative sentences）。

सु'यन् 「無論是誰？」。梵語的 kiś-cana 「無論什麼？」對應藏譯的 ཅི'ཡང 「無論什麼？」。梵語的 kasya-cit 「無論是誰？」對應藏譯的 सु'यन् 「無論是誰？」。梵語的 kiñ-cit 「無論什麼？」對應藏譯的 ཅི'ཡང 「無論什麼？」。例如：【YBh30¹⁸】

na me kva-cana kaś-cana kiś-canāsti | nāpy aham kva-cana kasya-cit kiñ-cit itil 「無論誰於何處、何時，皆無我所。無論誰於何處、何時，也均非我。」對應漢譯

【T30-285b¹⁶】的「謂我無有若分、若誰、若事，我亦都非若分、若誰、若事」及藏譯【CTT72-705⁵】的 བདག་གི་ནི་གང་

ན་ཡང་། སུ་ཡང་། ཅི་ཡང་མེད་དོ།། བདག་གྲུབ་གང་ན་ཡང་། སུ་ཡང་། ཅི་ཡང་མ་
ཡིན་ལོ།། ཞེས་གྲུབ་ 「無論誰於何處、何時，皆無我所。無論誰於何處、何時，也均非我。」

2. 梵語的 tat kasya hetoh/ tathā hi 「〔問：〕那是什麼原因？〔答：〕如下」對應藏譯的 དེ་ཅིའི་སྤྱིར་ཞེ་ན། འདི་ལྟར་ 「若問：那是什麼原因？〔答：〕如下」。例如：【YBh31³】對應漢譯【T30-285b²²】的「何以故？由……」及藏譯【CTT72-705¹³】དེ་ཅིའི་སྤྱིར་ཞེ་ན། འདི་ལྟར་……。

3. 梵語的 katamḥ(m.N.sg)/katamā(f.N.sg)/katamat(n.N.sg)/katame(m.N.pl)/katamāḥ(f.N.pl)/katamāṇi(n.N.pl) 「什麼？」對應漢譯的「云何？」及藏譯的 གང་ 「什麼？」。例如：【YBh32⁷】對應漢譯【T30-285c¹²】的「云何火災能壞世間？」及藏譯【CTT72-706²⁰】的 མེས་འདིག་པ་གང་ཞེ་ན། 。

4. 梵語的 kiṃkarmika/ kiṃkarmaka 「做什麼業？作什麼業？」對應漢譯的「作何業？」及藏譯的 ལས་ཅི་བྱེད་ 「做什麼業？作什麼業？」例如：【YBh60¹⁰-61²】kiṃkarmika/ kiṃkarmaka 「做什麼業？作什麼業？」對應漢譯【T30-291c⁸⁻¹⁶】的「作

何業？」及藏譯【CTT72-741²⁰-742¹³】的 ལས་ཅི་བྱེད་ 「做什麼業？作什麼業？」。

五、梵語關係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的 yad.....tad..... 「舉凡.....者，他（她）.....」無對應之漢譯，而藏譯為 ལྟོགས་ཡིན་པ་དེ་..... 「凡是.....者，他（她）.....」。例如：【YBh31⁴】對應漢譯【T30-285b²³】及藏譯【CTT72-705¹⁶】。
2. 梵語的 yad.....tasya..... 「舉凡.....者，他（她）的.....」對應漢譯的「若.....」，而藏譯為 ལྟོགས་ཡིན་པ་དེ་..... 「凡是.....者，他（她）.....」。例如：【YBh31⁶】 yat punaḥ sattva-saṅkhyātaṃ tasya nāsti kālaniyamaḥ | 對應漢譯【T30-285b²⁵】的「若有情數，時無決定」及藏譯【CTT72-705¹⁷】的 སེམས་ཅན་དུ་བགྲངས་བ་གང་ཡིན་པ་དེ་ནི་དུས་དེས་པ་མེད་དོ། 。
3. 梵語的 yāvan.....tāvan~ 「.....到什麼程度，~就到那個程度」對應漢譯的「乃至.....，還即~」及藏譯的 ཇི་ཅམ་~དེ་ཅམ་ 「.....到什麼程度，~就到那個程度」。例如：【YBh54¹】對應漢譯【T30-290b¹²】及藏譯【CTT72-733¹⁴】。
4. 梵語的 yāni punas.....tāni kānicid~kānicid~ 「凡是.....的那些，又有些~，另一些~」對應漢譯的「諸.....，或~，或~」及藏譯的 གང་དག་ལྟོགས་ཡིན་པ་ཅིག་ལ་ཅིག་~ལ་ཅིག་~ 「凡是.....那些當中，又有些~，另一些~」。例如：【YBh26²】的 yāni punas tatrādattaphalāni bijāni tāni kānicid upapadya vedanīyāni bhavanti | kānicid aparaparyāye vedanīyāni | 「此外，其中凡是尚未生果的那些種子，有些將順生受果，有些將順後受果」對應漢譯【T30-284b²³】的「又諸種子未與果者，或順生受、或順後受」，以及對應藏譯

【CTT72-699²¹】的 $\text{ཉེ་ལ་ས་སོན་གང་དག་འབྲས་བུ་མ་བྱུང་བ་དེ་དག་ཀྱང་།}$
 $\text{ཁ་ཅིག་ནི་སྐྱེས་ནས་མྱོང་བར་འགྲུང་རྟོ།}$ $\text{ཁ་ཅིག་ནི་ལན་གྲངས་གཞན་ལ་མྱོང་བར་}$
 འགྲུང་རྟེ། 「其中，凡是尚未生果的那些種子，又有些將順生
 受果，有些將順後受果」。

六、梵語接續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 *āditas tāvat*「僅限於最初，首先」對應漢譯的「初」及藏譯的 ཐོག་མ་ཁོ་ནར་ 「僅限於最初，首先」。例如：梵語【YBh5¹⁶】的 *āditas tāvat* 對應漢譯【T30-279²⁴】的「初」及藏譯【CTT72-675¹】的 ཐོག་མ་ཁོ་ནར་ 。
2. 梵語 *punas*「其次；再者」，通常置於第二個位置而非句首；漢譯有時譯為「復；又復」有時沒譯出；藏譯則譯為 ཡང་ 「其次；再者」。例如：梵語【YBh5¹⁷⁻⁶²】的 *punaḥ/punar*，漢譯【T30-279²⁴⁻²⁸】有時並無對應的翻譯，有時譯為「復」，有時譯為「又復」；藏譯【CTT72-675²⁻⁶】則皆譯為 ཡང་ 「其次，再者」。
3. 梵語 *tu*「但是……；然而……」，通常置於第二個位置而非句首；漢譯譯為「若」；藏譯則譯為 ཉེ་སྟེ་དེ་ 「而；然而；而且」。例如：梵語【YBh11²¹】的 *kevalam tu*「而不共〔所緣〕即……」對應漢譯【T30-280b¹²】譯為「 若 不共者所緣，即……」，藏譯【CTT72-681⁹】則譯為 སྟེ་ལབ་ཞེག་གི་ 「而不共的……」。
4. 梵語 *sacet punar*「此外，假如……；又假如……」，漢譯譯為「若」，藏譯則譯為 ཡང་གལ་ཉེ་ 「若；假如」。⁸¹例如：梵

⁸¹ 值得注意的是：梵語的 *sacet* 對應藏譯的 *gal te*，而梵語的 *punar* 對應藏譯的 *yang*，梵、藏二詞的順序正好相反。

語【YBh16²¹】的 *sacet/saced/sacen*，漢譯【T30-281c⁶】譯為「若」，藏譯【CTT72-689⁹】則譯為གལ་ཏེ「若；假如」。

5. 梵語 *sacet*「若；假如」，漢譯譯為「復；謂若」，藏譯則譯為གལ་ཏེ「若；假如」。例如：梵語【YBh22¹⁻⁹】的 *sacet/saced/sacen*，漢譯【T30-282b²⁸-c⁸】譯為「復；謂若；謂」，藏譯【CTT72-694¹⁷-695⁹】則皆譯為གལ་ཏེ「若；假如」。
6. 梵語的 *tasmāt*「因此……」對應漢譯的「是故……」，而對應藏譯的དེ་བས་ན་「因此……」。例如：【YBh24¹⁷】的 *tasmāt tad anyonya-yoga-kṣemam ity ucyate*「因此，說它『彼此安危與共』。」對應漢譯【T30-284b²⁹-c²】的「是故說彼安危共同。」而對應的藏譯【CTT72-700¹⁰】為དེ་བས་ན་གཅིག་ལ་གཅིག་གྲུབ་པ་དང་བདེ་བ་ཞེས་བྱའོ།「因此，名為『彼此安危與共』。」
7. 梵語的 *evam hi*「若是如此」對應漢譯的「如是」，而對應藏譯的དེ་ལྟར་ན་「若是如此」。例如：【YBh24¹⁹】的 *evam hi tad-vijñānaṃ yasmād eva deśāc cyavate tasminn eva deśe tat prathamataḥ sammūrchatī*「若是如此」，識從什麼部位死歿，最初即進入於該部位」對應漢譯【T30-283a¹⁹】的「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而對應的藏譯【CTT72-698⁸】為དེ་ལྟར་ན་རྣམ་པར་ཤེས་པ་དེ་ནི་སྤྱོད་པ་གང་ནས་འཆི་འཕོ་བའི་སྤྱོད་པ་དེ་ཉིད་དུ་སོག་མ་ཞོ་ན་འཇུག་གོ།「若是如此」，識從什麼部位死歿，最初即進入於該部位」。其他例子還有【YBh26¹】。
8. 梵語的 *atas*「因此……」對應漢譯的「是故……」，而對應藏譯的དེ་འི་སྤྱིར་「因此……」。例如：【YBh26¹⁰】的 *ataḥ sarvātmabhāva-bijakatvāt pratyekaṃ sarvātmabhāvānām ekatra rajyamānaḥ sarvatra rakto vaktavyaḥ*「因此，由於〔前述種子〕是一切身體的種子，因此如果個別地對某一個身體起貪著，即名為『對一切〔身體〕起貪著』。」對應漢

譯【T30-284b²⁹-c²】的「是故」一一自體中，皆有一切自體種子。若於一處有染欲，即說一切處有染欲。」而對應的藏譯【CTT72-700¹⁰】為 དེ་ལྟར་「ལྷན་ཐོས་ཅན་གྱི་ས་བོན་ཡིན་པས། ལྷན་ཐོས་ཅན་རེ་རེ་ནས་གཅིག་ལ་ཆགས་ན་ཡང་ཐོས་ཅན་ལ་ཆགས་པར་བརྗོད་པར་བྱའོ།།」因此，由於〔前述種子〕是一切身體的種子，因此如果個別地對某一個身體起貪著，即名為『對一切〔身體〕起貪著』。」

9. 梵語 *tatas/tataḥ* 「由彼，然後」，漢譯譯為「從此以後」，藏譯則譯為 དེ་ནས་「由彼，然後」。例如：①梵語【YBh27⁵】的 *tataḥ*，漢譯【T30-284c¹⁸】譯為「從此以後」，藏譯【CTT72-701¹³】則譯為 དེ་ནས་「由彼，然後」。②梵語【YBh28⁷⁻⁸】的 *tatas*，漢譯【T30-285a³⁻⁵】皆譯為「從此以後」，藏譯【CTT72-702¹⁰⁻¹²】則皆譯為 དེ་ནས་「由彼，然後」。
10. 梵語 *tata eva* (< *tatas+eva*)「由彼本身」，漢譯譯為「即此」，藏譯則譯為 དེ་ཉིད་ལས་「由彼本身」。例如：梵語【YBh28⁶】的 *tata eva*，漢譯【T30-285a²】皆譯為「從此以後」，藏譯【CTT72-702⁹】則皆譯為 དེ་ནས་「由彼，然後」。
11. 梵語 *tatas tannaimittikaṃ/tatas tannimittam* 「此後，由此因緣」，漢譯譯為「由此緣已，即由此緣」，藏譯則譯為 དེ་ལྟར་ལོག་ཏུ་དེ་ལྟར་གཞི་ལས་「此後，由此因緣」。例如：梵語的【YBh42^{12, 14, 15}】、漢譯的【T30-287c¹⁷⁻¹⁸】及藏譯的【CTT72-718¹⁶⁻¹⁷】。
12. 梵語.....*sthāpayitva* 「除了.....之外」對應漢譯的「除」及及藏譯 མ་གཏོགས་ས་「除了.....之外」。例如：【YBh65¹¹】*akuṣaḥ* sthāpayitvā 對應漢譯【T30-292c²¹】的「除不善」及藏譯【CTT72-749³】的 མི་དགོ་བ་མ་གཏོགས་ས་。
13. 梵語 *saha* 「連同.....」沒有對應的漢譯，而藏譯 མཇུག་དང་བཅས་

對應的藏譯則為 Madv(狀態副詞)ལོངས་སུ་……「完全地……」。

例如：【YBh20⁸】。

八、梵語常用語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的……-ādi「……等等，以……為始」對應漢譯的「等」，以及藏譯的……ལ་སོགས་པ་「……等等」。例如：①【YBh4¹⁸】對應【T30-279b⁸】及【CTT72-673¹⁷】。②【YBh68²】對應【T30-293b²²】及【CTT72-752²¹】。③【YBh68⁶】對應【T30-293²⁷】及【CTT72-753¹⁰】等。
2. 梵語的……-prabhṛta「……等等」對應漢譯的「等」，以及對應藏譯的……ལ་སོགས་པ་「……等等」。例如：①【YBh45¹⁷】對應漢譯【T30-288b¹⁴】及藏譯【CTT72-722¹⁰】。②【YBh45¹⁹】對應漢譯【T30-288b¹⁵】及藏譯【CTT72-722¹³】。
3. 梵語的 anyatamānyatama「任何一個，任一，隨一」對應漢譯的「隨一」，以及藏譯的གང་ཡང་རུང་བ་ཞིག「任何一個，任一，隨一」。例如：①【YBh58¹⁶】的 anyatamānyatama 對應漢譯【T30-291b⁴】的「隨一」及藏譯【CTT72-739¹⁴】的གང་ཡང་རུང་བ་ཞིག。

九、梵語不變化詞的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不變化詞……(Ac) upādāya yāvad~(Ab)「……以上~以下」對應藏譯的……ཡན་ཚད་~མན་ཚད་「……以上~以下」。例如：【YBh31⁹】 tejaḥ saṃvartany avīcim upādāya yāvad brahmalokāt saṃvartate「火災摧毀從無間地獄以上、梵天以下的世間」譯為 མེས་འཛིག་པས་ནི་མན་ཚད་མེད་པ་ཡན་ཚད། ཚངས་བའི་འཛིག་རྟེན་མན་ཚད།འཛིག་གོ།「火災摧毀無間地獄以上、梵天以下的世間」。

2. 梵語不變化詞 *abhisamasya* 「總」對應漢譯的「略說」及藏譯的短句 མདོར་བསྟུན 「簡言之」。例如：梵語【YBh4⁸】的 *abhisamasya* 「簡言之」對應漢譯【T30-279a²⁶】的「略說」及藏譯【CTT72-672¹⁷】的 མདོར་བསྟུན 「簡言之」。

十、梵語複合詞及其特殊語尾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複合詞語尾.....-āśraya(a) 「依……的」，對應漢譯的「依……」，而對應藏譯的 ལ་བརྟེན་ནས 「依賴……而」。例如：【YBh6⁴】 $yā\ śrotrāśrayā\ śabda-prativijñaptiḥ$ | 對應漢譯【T30-279b²⁸】的「依耳了別聲」及藏譯【CTT72-675⁸】的 $\text{གང་ན་བ་ལ་བརྟེན་ནས་སྒྲ་སོ་སོར་རྣམ་བར་རིག་བཤོ།}$ 「依賴耳根而個別瞭解聲音者」。
2. 梵語複合詞語尾.....-vijñapti 「明瞭……」，對應漢譯的「了別……」，而對應藏譯的 $\text{རྣམ་བར་རིག་བར་བྱེད་བ}$ 「明瞭……」。例如：【YBh12²】的複合詞 $ksaṇa-prabandha-vijñaptiḥ$ 「剎那相續明瞭」，對應的漢譯【T30-280b²¹】為「剎那了別或相續了別」，藏譯【CTT72-682¹⁴】則譯為 $\text{སྐད་ཅིག་ལས་རྒྱད་རྣམ་བར་རིག་བར་བྱེད་བཤོ།}$ 「能剎那明瞭相續」。漢、藏二譯對於此複合詞的解讀稍有不同。
3. 梵語的 *n-pūvaṅ-gamatā* (f) 「n 為前導，n 為前行，n 為上首」對應漢譯的「n 前行」及藏譯的 $n\ \text{སྔན་དུ་འགོ་བ}$ 「n 為前行」。例如：梵語【YBh14¹⁰】的 $kāya-vāk-karma-sthāniya-jñāna-pūvaṅ-gamanatayā$ 「以猶如身、語二業的所依處的認知作為前行」對應漢譯【T30-281a¹³】的「由發身、語業智前行故」及藏譯【CTT72-686²】的 $\text{ལུས་དང་ངག་གི་ལས་ཀྱི་གནས་ལྟ་བུའི་ལེས་བ་སྔན་དུ་འགོ་བ།}$ 「以猶如身、語二業的所依處的認知作為前行」。

4. 梵語的 cakṣuḥ-saṃsparśam「眼觸」，對應漢譯的「眼觸」，而對應藏譯的 མིག་གི་འདུས་ཉེ་རེག་ས་「眼〔、色、眼識〕聚集所生觸」。例如：【YBh29¹⁶】對應漢譯【T30-285a²⁷】及藏譯【CTT72-704¹】。
5. 梵語的.....-bhūta「形成.....」，對應漢譯的「與～作.....；與.....；能為.....」，對應藏譯的 ལྷོང་ལོན་གྱི་རྒྱུ་སྒྲུབ་པ་「形成.....；造成.....」。例如：【YBh37¹³】
 trisāhasramahāsāhasrasya lokasya praṭiṣṭhā**bhūtam**
 avaimānikānām sattvānām ca| 對應漢譯【T30-286c¹⁵】的「與彼世界**作**所依持，為欲安立無有宮殿諸有情類。」而對應的藏譯【CTT72-712²¹】為 ལྷོང་གསུམ་གྱི་ལྷོང་ཚེན་པོའི་འཇིག་རྟེན་དང་། སེམས་ཚན་གཞལ་མེད་ཁང་བ་མ་ཡིན་བ་རྣམས་ཀྱི་རྟེན་རྒྱུར་སོ། །。【YBh63¹⁷】
 的 kuśala-dharma-pratidvandva-**bhūtam** āvaraṇa-**bhūtam** ca
 teṣām akuśalam「與善法**形成**相違（牴觸）且**形成**障礙者，即不善法」。此句對應漢譯【T30-292b⁸】的「不善法者，謂與善法相違，及能為障礙。」而對應的藏譯【CTT72-746⁵】即 མི་དགེ་བ་དེ་དག་ནི་ལྷོང་གེ་བའི་ཚོས་ལ་བགེགས་ཀྱི་ད་པ་རྒྱུར་སོ། །དང་། སློབ་པ་རྒྱུར་སོ། །ཡིན་ལོ། །「不善法會對善法**形成**阻礙並**成為**障礙。」
6. 梵語的.....-śaya「住於.....者」，對應漢譯的「〔分〕布」及藏譯的 ལྷོང་གནས་པ་「住於.....者」。例如：【YBh37¹⁴】對應的漢譯為【T30-286c¹⁷】及藏譯【CTT72-713¹】。
7. 梵語的.....-maya「由.....所成」⁸³，對應漢譯的「.....為體」及藏譯的 ལྷོང་བཞིན་ཅན་「具.....自性」。例如：【YBh38⁷】
 sumeruḥ sañjāyate catūratna**mayah** suvarṇa**mayo**
 rūpya**mayah** sphaṭika**mayo** vaidūya**mayah** 對應漢譯

⁸³ 參 辻 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1974（1994，第22刷發行）），p. 220, 11. -maya, f. -mayī。

蘊善巧」。此處漢譯與梵、藏二本關於 samgrhita 的理解並不一致。

10. 梵語的.....-samatha「能.....」，對應漢譯的「能」及藏譯的 ལྟོ་བྱས་པ་「能.....」。例如：【YBh49⁹】dahrāvasthāyāṃ ca na parisarpaṇa-kriḍana-samartho bhavati | 對應漢譯【T30-289a²³】的「乃至未能遊行、嬉戲」及藏譯【CTT72-727³】的 འཇིགས་པའི་དུས་ནི་འགྲོ་བ་དང་ཅེ་མི་བྱས་པ་མཛ་ཆད་དོ། 。
11. 梵語的.....-varjya「無.....」，對應漢譯的「離」及藏譯的 མེད་པ་གཏོགས་པ་「沒有.....，無.....，離.....，除了.....」。例如：【YBh53¹⁷】的 indriya-varjya「無根」對應漢譯【T30-290a²⁵】的「離根」及藏譯【CTT72-733⁴】為 དབང་པོ་མེད་པ་གཏོགས་པ། 「無根」。
12. 梵語的.....-gata「被.....所攝者」，對應漢譯的「.....攝」及藏譯的 མེད་པ་དོན་ + ལྷུང་པ་「被.....所攝者」。例如：【YBh56⁴⁻⁵】khara-gataṃ katamat 對應漢譯【T30-290c¹¹】的「堅攝云何？」及藏譯【CTT72-736^{4,6}】的 མ་བར་ལྷུང་པ་གང་ཞེ་ན། 。
13. 梵語的.....-tara「更.....者」，對應漢譯的「極」及藏譯的 མེད་ཆེས་ཆེར་ཤས་ཆེར་「更.....者」。例如：【YBh58⁷⁻¹⁰】yatra viṣaya audārikataro vā manāpataro vā 對應漢譯【T30-291a²⁶】的「若彼境界，或極廣大、或極可意」及藏譯【CTT72-739²⁻⁶】的 གང་ན་ལྷུང་ཆེར་དགས་པའམ། ཆེས་ལོད་དུ་འོང་བ། 。
14. 梵語的.....-viparita「與.....相反」，對應漢譯的「相違」及藏譯的 མེད་པས་བསྐྱོག་པ་「與.....相反」。例如：Ⓛ【YBh59¹⁷】對應漢譯【T30-291b²³】及藏譯【CTT72-741¹】。Ⓜ【YBh59¹⁸】對應漢譯【T30-291b²⁵】及藏譯【CTT72-741⁴】。
15. 梵語的.....-nirmukta「除.....之外」，對應漢譯的「除.....

例如：【YBh63⁹⁻¹¹】的 kāma-pratisamyuktam「欲界所繫〔善〕」對應漢譯【T30-292b¹】的「欲界繫善」，而對應的藏譯【CTT72-745¹²⁻¹⁶】為འདོད་པ་དང་ལྷན་པ།「欲界所繫〔善〕」。

19. 梵語的.....-prabheda「.....的分類」，對應漢譯的「差別」及藏譯的.....G རབ་ཏུ་དབྱེ་བ།「.....的分類」。例如：【YBh63¹⁴】對應漢譯【T30-293c¹²】的「諸善差別」及藏譯【CTT72-746¹】དགེ་བའི་རབ་ཏུ་དབྱེ་བ།。

20. 梵語的.....-artha「.....的意義」，對應漢譯的「義」及藏譯的.....G དོན་「.....的意義」。例如：【YBh63¹⁵⁻¹⁶】的 samāsatas tu dvi-vidhaḥ kuśalārtha iṣṭa-phala-parigrahārthi vastu-parijñā-kausalāya tat-phalārthas ca「善的意義略說有二：遍取可愛果之義，以及善知事物及其結果之義」對應漢譯【T30-292b⁷】的「略說善有二種義，謂取愛果義，善了知事及彼果義。」及藏譯【CTT72-746¹】為མདོད་བསྟུན་ནི་དགེ་བའི་དོན་རྣམ་པ་གཉིས་ཏེ། སྤྱག་པའི་འབྲས་བུ་ཡོངས་སུ་འཛིན་པའི་དོན་དང་། དངོས་པོ་ཡོངས་སུ་ཤེས་པ་ལ་མཁས་པ་དེའི་འབྲས་བུའི་དོན་ཏེ།「善的意義略說有二：遍取可愛果之義，以及善知事物其結果之義」。

21. 梵語的.....-parigraha-tva「遍取.....者」或「招感.....者」，對應漢譯的「取」及藏譯的.....ཡོངས་སུ་འཛིན་པ།「遍取.....者」或「招感.....者」。例如：【YBh63^{15, 17}】的 iṣṭa-phala-parigraha「遍取可愛果者」或「招感可愛果者」對應漢譯【T30-292b⁷】的「取愛果」及藏譯的སྤྱག་པའི་འབྲས་བུ་ཡོངས་སུ་འཛིན་པ།「遍取可愛果者」或「招感可愛果者」。aniṣṭa-phala-parigrahatva「遍取不可愛果者」或「招感不可愛果者」對應漢譯【T30-292b⁹】的「取不愛果」及藏譯【CTT72-746³】的མི་སྤྱག་པའི་འབྲས་བུ་ཡོངས་སུ་འཛིན་པ།「遍取不可愛果者」或「招感

不可愛果者」。

22. 梵語的.....-artham「為了.....」，對應漢譯的「為」及藏譯的.....G དོན་དུ「為了.....」。例如：①【YBh63²⁰】 rati-kriḍā^{artham} karoti 對應漢譯【T30-292b¹²】的「但為戲樂」及藏譯【CTT72-746⁹】的 དགའ་བ་དང་ཅེ་བའི་དོན་དུ་བྱེད། ②【YBh63²¹】的 na jīvika^{artham} 對應漢譯【T30-292b¹²】的「不為活命」及藏譯【CTT72-746⁹】的 འཚོ་བའི་དོན་དུ་ནི་མ་ཡིན་པ། 。
23. 梵語的.....-avacara(a/m)「住於.....的」、「行於.....的」或「.....所繫的」，無對應的漢譯，而對應的藏譯為.....ན་སྤྱོད་པ་「住於.....的」。例如：【YBh64³】的 rūpāvacaṃ 「住於色界的」、「行於色界的」或「色界所繫的」對應的藏譯 གཟུགས་ན་སྤྱོད་པ། 「行於色界的」或「色界所繫的」。
24. 梵語的.....-saṃniśrayam「.....的所依」，對應漢譯的「所依」及藏譯的.....G ཉེན་「.....的所依」。例如：【YBh64⁶⁻⁷】的 kuśala-vijñāna-^{saṃniśrayam} 「善識的所依」、akuśala-vijñāna-^{saṃniśrayam} 「不善識的所依」、avyākṛta-vijñāna-^{saṃniśrayam} 「無記識的所依」依序對應漢譯【T30-292b²¹⁻²²】的「善識所依眼」、「不善識所依」、「無記識所依眼」及藏譯【CTT72-747³】的 དག་བའི་རྣམ་པར་ཤེས་བའི་ཉེན། 「善識的所依」、【CTT72-747³】的 མི་དག་བའི་རྣམ་པར་ཤེས་བའི་ཉེན། 「不善識的所依」、【CTT72-747⁴】的 བྱང་དུ་མ་བསྟན་བའི་རྣམ་པར་ཤེས་བའི་ཉེན། 「無記識的所依」。
25. 梵語的.....-ja「由.....所生」，對應漢譯的「生」及藏譯的.....ལས་བྱུང་བ་「由.....所生」或.....I རྒྱས་པར་བྱས་པ་。例如：①【YBh64⁷】的 kuśala-karma-vipāka-^{jam} 「由善業的異熟所生〔眼〕」對應漢譯【T30-292b²³】的「善業異熟生眼」

及藏譯【CTT72-747⁵】為 དགེ་བའི་ལས་ཀྱི་རྣམ་པར་སླིན་པ་ལས་བྱུང་བ།

「由善業的異熟所生」。^②【YBh64⁸】的 akuśala-karma-vipāka-jam 「由不善業的異熟所生」對應漢譯【T30-292b²³】的「不善業異熟生眼」及藏譯【CTT72-747⁶】為 མི་དགེ་བའི་ལས་ཀྱི་རྣམ་པར་སླིན་པ་ལས་བྱུང་བ། 「由不善業的異熟所生」。

26. 梵語的.....-upacita 「由.....所成」或「由.....所長養」，對應漢譯的「長養；所長養」及藏譯的「.....ལས་བྱུང་བ「由.....所成」或.....I རྒྱས་པར་བྱས་པ「由.....所長養」。例如：①

【YBh64⁸⁻⁹】āhāropacitaṃ svapnopacitaṃ brahmacaryopacitaṃ samāpāttlyupacitaṃ 「食物所長養〔之眼〕、睡眠所長養〔之眼〕、梵行所長養〔之眼〕、等至所長養〔之眼〕」對應漢譯【T30-292b²⁴⁻²⁵】的「食所長養眼、睡眠長養眼、梵行長養眼、定所長養眼」及藏譯

【CTT72-747⁶⁻⁸】的 ལ་བའི་ལས་རྒྱས་པར་བྱས་པ་དང་། གཉིད་ལོག་ལས་རྒྱས་པར་བྱས་པ་དང་། ཚངས་པར་སྦྱད་ལས་རྒྱས་པར་བྱས་པ་དང་། སྟོན་ལས་འབྲུག་ལས་རྒྱས་པར་བྱས་པ་ལོ།། 「食物所長養〔之眼〕、睡眠所長養〔之眼〕、梵行所長養〔之眼〕、等至所長養〔之眼〕」。^②

【YBh64¹⁴】māṃsopacitaṃ 「肉所成〔耳〕」對應漢譯【T30-292c²】的「肉所纏耳」及藏譯【CTT72-747⁶⁻⁸】的 sha las grub pa 「肉所成〔耳〕」。

27. 梵語的.....-bheda 「.....差別」，對應漢譯的「.....差別」及藏譯的.....G ཉེ་བླག「由.....的差別」。例如：①【YBh65¹⁶】

的 pañca-gati-bhedāt 「由於五趣的差別」對應漢譯【T30-292c²⁶】的「由五趣差別故」，而對應藏譯

【CTT72-749¹⁰】འགྲོ་བ་ལྔ་འི་ཉེ་བླག་གིས་སོ།། 「因五趣的差別」。^②

【YBh65¹⁸】的 sapta-vidha-parigraha-bhedāt 「由於七種攝

受事的差別」對應漢譯【T30-292c²⁹】的「由七種攝受事差別故」，而對應藏譯【CTT72-749¹⁴】ལོངས་སྤྱོད་བཟུང་བ་ནམ་མཁམ་བདུན་པོ་དག་གི་བྱེ་བྲག་གི་ས་སོ།།「以七種攝受事的差別」。

28. 梵語的.....-vikāra「由.....所生」，對應漢譯的「變」及藏譯的.....ལས་བྱུང་བ「由.....所生」。例如：【YBh67¹⁵】

ikṣuvikāra^{raso} 對應漢譯【T30-293b¹⁶】的「甘蔗變味」及藏譯【CTT72-752¹⁴】的 ལུ་རམ་ཤིང་ལས་བྱུང་བའི་རོ།།。

29. 梵語的.....iti「因為.....」，對應漢譯的「故名為.....」及藏譯的.....-ས་/.....-ས་ན「因為.....」。例如：【YBh70³⁻⁶】及

【YBh71²】出現的六個 iti 均是「因為.....」，但是【YBh70⁸】的 iti 則是「因為名為『.....』」，而【YBh70⁹】的 iti 則只是「名為『.....』」，這些對應的漢譯【T30-294a¹⁻¹²】皆是「故名為.....」，而藏譯【CTT72-756⁴⁻⁹】為.....-ས་/.....-ས་ན「因為.....」，【CTT72-756¹³】為.....ཞེས་བྱ་བས་ན「因為名為『.....』」，以及【CTT72-756¹⁵】為.....ཞེས་བྱའོ 則只是「名為『.....』」。

十一、梵語副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的 saha + n (名詞) 的 I「和 n 一起；連同 n」；對應漢譯的「若 n 若.....」其中看不到對應的 I；而藏譯的 n + དང་ལྷན་ཅིག / n + དང་བཅས་པར「和 n 一起；連同 n」也看不到對應的 I。例如：①【YBh31¹²】的 caturthadhyanabhūmikānām devānām sahaiva (<saha + eva) vimānair utpattiḥ | sahaiva (<saha + eva) vimānair pracyutir bhavati | 「第四靜慮的那些天眾將唯與無量宮一起出生，並且唯與無量宮一起死歿」譯為【T30-285c¹】的「由彼諸天，身與宮殿，俱生俱沒故」及【CTT72-706⁴】的 བསམ་གཏན་བཞི་བའི་ས་འདི་ལྷ་དེ་དག་གཞལ་མེད་ཁང་

དག་དང་ལྷན་ཅིག་སྐྱེ་ཞིང་གཞལ་མེད་ཁང་དག་དང་། ལྷན་ཅིག་འཆི་འཕོ་བར་འགྱུར་
 ཉེ། 「第四靜慮的那些天眾將唯與無量宮一起出生，並且唯
 與無量宮一起死歿」。^②【YBh68¹²】的 dharmadhātuḥ
 samāsataḥ saptāśītir dharmāḥ [saha] prajñapti-dharmaiḥ | 「法
 界，要言之，連同施設法有八十七法」譯為【T30-293c⁴】
 的「略說法界，[若]假[若]實，有八十七法」及【CTT72-754¹】
 的 ཚོས་གྱི་ཁམས་ནི་མདོར་བསྟུན། གདགས་པའི་ཚོས་རྣམས་དང་བཅས་པར་ཚོས་
 བརྒྱད་ཅུ་ཙ་བདུན་ཡོད་དེ། 「法界，要言之，若連同施設法，則有
 八十七法」。^②中，漢譯字面雖與梵、藏二本不同，但所
 要表達的意義是一致的。

2. 梵語的.....vat/vad 「如.....一般」對應漢譯的「如」
 及藏譯的「.....བཞིན་」如.....一般」。例如：梵語【YBh67¹²】
 的 aṣṭavidho gandha[vat] | navavidho gandha[vad] eva 「〔味分
 為〕八類，如香一般。〔味分為〕九類，正如香一般。」
 對應漢譯【T30-293b¹⁷⁻¹⁸】的「或立八種，如香說。或立九
 種，亦如香說。」及藏譯【CTT72-752¹⁵】的 རྣམ་ས་བརྒྱད་དེ། ཇི་
 བཞིན་ལོ། རྣམ་ས་དགུ་སྟེ། ཇི་ལོན་བཞིན་ལོ། 「〔味分為〕八類，如香一
 般。〔味分為〕九類，正如香一般。」

十二、梵語感嘆詞對應的漢、藏二譯

1. 梵語的 aho 「名為.....」無對應的漢譯及藏譯的 གྱེ་མ་ 「嗚
 呼！哎！」。例如：梵語【YBh37⁶】的 aho vatānyepi sattvā
 ihopadyeran 「心想：『哎！若其他有情也生於此處，該
 有多好！』」對應漢譯【T30-286c⁷】的「便有希望：今當
 云何令餘有情亦來生此。」及藏譯【CTT72-712⁹】的 གྱེ་མ་
 སེམས་ཅན་གཞན་དག་ཡུང་འདྲིར་སྐྱེས་ན་ཅི་མ་རུང་སྟུམ་ནས། 「心想：『哎！
 若其他有情也生於此處，有何不可？（該有多好！）』」

十三、梵語片語對應的漢、藏二譯

2. 梵語的.....ity ucyate「名為……」對應漢譯的「名為……」及藏譯的「ཞེས་བྱ「名為……」。例如：梵語【YBh3¹²】的 yogācārabhūmir ity ucyate「名為『瑜伽師地』」對應漢譯【T30-279a¹⁸】的「名為『瑜伽師地』」及藏譯【CTT72-672⁶】的 ལྷ་འབྱོར་སྤྱོད་པའི་ས་ཞེས་བྱའོ།「名為『瑜伽師地』」。
3. 梵語的.....ity paryāya(m)「『……』的同義詞；『……』的差別」對應漢譯的「……等差別」及藏譯的「ཞེས་བྱ་བའི་རྣམ་གྲངས་སུ་གཏོགས་པ「屬於『……』的同義詞；屬於『……』這類；包含『……』這類」。例如：梵語【YBh5^{7, 10}】的 tatra varṇa ābhāvabhāsa iti paryāyah「『光明及顯現』的同義詞；『光明及顯現』的差別」對應漢譯【T30-279b^{14, 15}】的「又顯色者，謂光明等差別。」及藏譯【CTT72-674^{4, 7}】的 ཁོ་ལོ་གཞི་སྣང་བ་དང་གསལ་བ་དང་ཞེས་བྱ་བའི་རྣམ་གྲངས་སུ་གཏོགས་པའོ།「屬於『光明及顯現』的同義詞；屬於『光明及顯現』這類；包含『光明及顯現』這類」。
4. 梵語的 ity evaṃ bhāgiyaṃ.....「諸如此類的……」，對應漢譯的「如是等類」及藏譯的 དེ་ལྟ་བུ་དང་མཐུན་པའི་ཁྱོད་ལྟ་བུ་རྣམས་ལ་མང་པོ་དག་གོ།「諸如此類的多種所觸」。例如：①【YBh9²】的 ity evaṃ bhāgiyaṃ bahuidham spraṣṭavyaṃ「諸如此類的多種所觸」對應漢譯【T30-280a¹²】的「如是等類，有眾多觸」及藏譯【CTT72-679¹】的 དེ་ལྟ་བུ་དང་མཐུན་པའི་དེ་ལྟ་བུ་རྣམས་ལ་མང་པོ་དག་གོ།「諸如此類的多種所觸」。②【YBh71⁴】ity evaṃ bhāgiyaṃ eṣāṃ dharmāṇaṃ prabhedo draṣṭavyaḥ「對應漢譯【T30-294a¹³】的「如是等類，諸法差別應知。」及藏譯【CTT72-756²⁰】的 དེ་ལྟ་བུ་དང་མཐུན་པ་རྣམས་ཀྱི་ཚོས་རྣམས་ཀྱི་རབ་ཏུ་

དབྱེ་བ་ཡིན་པར་རིག་པར་བསྟོན་པར་བྱའོ།། ོ。

5. 梵語的 yathā.....evam~「猶如.....，同樣的~」，對應漢譯的「如.....，~亦爾」或「如.....，~亦然」，以及藏譯的「.....རིག་པར་བཞིན་དུ་~ཡང་དེ་བཞིན་དུ་/.....དེ་དང་འབྲེལ་འདྲེལ་ལྟར་།」猶如.....，同樣的~」。例如：【YBh9¹³】、【YBh35⁴】依序對應漢譯【T30-280a²¹】、【T30-286a²³】，以及藏譯【CTT72-679¹⁷】、【CTT72-709¹⁰】。
6. 梵語.....-adhipatikṛtvā/.....-adhipatiṃ kṛtvā，對應漢譯的「由……增上力故」，以及對應藏譯的.....G དབང་དུ་བྱས་ཏེ་，構成副詞片語「受……的主宰」。例如：【YBh17²】、【YBh18²²】等。
7. 梵語 tad yathā.....iva，對應漢譯的「猶如……」，以及對應藏譯的 དཔེར་ན་མཐོང་བཞིན་དུ་，構成副詞片語「例如……」。例如：【YBh17⁵】的 tad yathā.....iva。
8. 梵語片語 jyotistamaḥparāyaṇa「從明趣闇，從明入暗」對應漢譯的「從明趣闇」，藏譯則譯為 ལྷང་བ་ནས་སྤྲོད་དུ་འགྲོ་བ།「從明趣闇，從明入暗」。⁸⁴例如：梵語【YBh17⁸】的 sacet/saced/sacen，漢譯【T30-281c¹⁵】譯為「從明趣闇」，藏譯【CTT72-689¹⁸】則為 ལྷང་བ་ནས་སྤྲོད་དུ་འགྲོ་བ།「從明趣闇，從明入暗」。
9. 梵語片語 tamojyotiṣparāyaṇa「從闇趣明，從暗入明」對應漢譯的「從闇趣明」，藏譯則譯為 སྤྲོད་ལྷང་ནས་ལྷང་བར་འགྲོ་བ།「從闇趣明，從暗入明」。⁸⁵例如：梵語【YBh17⁹】的

⁸⁴ 值得注意的是：梵語的 sacet 對應藏譯的 gal te，而梵語的 punar 對應藏譯的 yang，梵、藏二詞的順序正好相反。

⁸⁵ 值得注意的是：梵語的 sacet 對應藏譯的 gal te，而梵語的 punar 對應藏譯的 yang，梵、藏二詞的順序正好相反。

14. 梵語的 *yasmād.....tasmin* ~ 「從什麼.....即於該~」, 對應漢譯的「.....於此處, 從此處~」及藏譯的 *གང་ནས་.....དེ་ནི་ད་* *ཏུ* ~ 「從什麼.....即於該~」。值得注意的是, 漢譯順序與梵、藏語相反。例如:【YBh24¹⁹】的 *evaṃ hi tad-vijñānaṃ yasmād eva deśāc cyavate tasminn eva deśe tat prathamataḥ sammūrchati*/「若是如此, 識從什麼部位死歿, 最初即進入於該部位」對應漢譯【T30-283a¹⁹】的「如是, 識於此處最初託, 即從此處最後捨。」及藏譯【CTT72-698⁸】為 *དེ་ལྟར་ན་ནས་པར་ཤེས་པ་དེ་ནི་ཕྱོགས་གང་ནས་འཆེ་འཕོ་བའི་ཕྱོགས་དེ་ནི་ད་* *ཏུ་ཐོག་ས་ཤོ་ནར་འབྲུག་གོ།*「若是如此, 識從什麼部位死歿, 最初即進入於該部位」。
15. 梵語的 *yāvad.....*「乃至.....」, 對應漢譯的「乃至」及藏譯的.....*G བར་དུ*「乃至.....」。例如:【YBh25⁹】的 *sā punar vṛddhir yāvad āśrayaparipūrīto*/「生長至身體完全圓滿為止」對應漢譯【T30-284b⁷】的「如是增長, 乃至依止圓滿。」及藏譯【CTT72-698²¹】為 *སྐྱེ་བ་དེ་ཡང་ལུས་ཡོངས་སུ་རྫོགས་པར་འགྲུང་གི་བར་དུ་སྐྱེ་བ།*「生長至身體完全圓滿為止」。【YBh26³】對應漢譯【T30-293c¹²】及藏譯【CTT72-699²¹】。
16. 梵語的 *tad yathā* 或 *yad uta.....*「所謂.....; 即是.....」, 對應漢譯的「所謂, 謂」, 而對應藏譯的 *འདི་ལྟ་སྟེ་.....*「如下.....; 亦即.....」。例如:【YBh29¹⁷】~【YBh30⁴】及對應的【T30-285a²⁷-b³】、【CTT72-704¹⁻⁷】的六個例子。
17. 梵語的.....*upādāya yāvad*~「.....以上, 乃至~」, 對應漢譯的「從.....乃至~」及藏譯的.....*ཡན་ཚད་~མན་ཚད་*「.....以上, ~以下」。例如:【YBh31⁹】 *tejaḥ saṃvartany avīcim upādāya yāvad brahmalokāt saṃvartate* 對應漢譯【T30-285b²⁸】的「火災能壞世間, 從無間獄, 乃至梵世」

- 及藏譯【CTT72-706¹】的 mes 'jig pas ni mnar med pa yan chad/ tshangs pa'i 'jig rten man chad 'jig go//。
18. 梵語的.....iti kṛtvā「名為『.....』」對應漢譯的「合為」，而對應藏譯的「ཏུ་བཏགས་「命名為.....」。例如：【YBh32⁴】的 brahmakāyikānām viṃśatir antarakalpāḥ kalpa iti kṛtvā yuṣo vyavasthānam「將二十中劫名為『一劫』，即立為梵眾天的壽量」，對應漢譯【T30-285c⁸】的「梵眾天，二十中劫合為一劫，即依此劫，施設壽量」及藏譯【CTT72-706¹⁵】的 བར་གྱི་བསྐྱལ་བ་ཉི་ཤུ་ལ་བསྐྱལ་བ་གཅིག་ཏུ་བཏགས་ པ་ འི་ཚངས་ལེས་རྣམས་ཀྱི་ཚེ་ཚད་ཏུ་རྣམ་པར་གཞག་གོ།「將二十中劫命名為一劫，而將之建立為梵眾天的壽量」。而【YBh32⁵⁻⁶】及對應的【T30-285c⁹⁻¹⁰】、【CTT72-706¹⁷⁻¹⁹】，還有兩個類似的例子，不再贅述。
19. 梵語的 sarveṇa sarvam「悉皆，完全」，對應漢譯的「悉皆」及藏譯的 ཐམས་ཅད་ཀྱི་ཐམས་ཅད་ཏུ་「於一切的一切」。例如：
【YBh34⁸】 pañcarasāḥ sarveṇa sarvam antardhiyante | 對應漢譯【T30-286a¹¹】的「五種上味，悉皆隱沒」及藏譯【CTT72-708¹⁹】的 ro nram pa lnga po.....ni thams cad kyi thams cad du med par 'gyur ro//རོ་རྣམ་པ་ལྔ་པོ་འོ་འི་ཐམས་ཅད་ཀྱི་ ཐམས་ཅད་ཏུ་ མེད་པར་འགྱུར་རོ།。
20. 梵語的 yadā.....tadā~「當.....時，~」，對應漢譯的「當於此時」及藏譯的 གང་གི་ཚེ་འོ་འི་ཚེ་~「當.....時，~」。例如：【YBh35⁵】對應漢譯【T30-286a²⁴】及藏譯【CTT72-709²⁰】。
21. 梵語的.....paryavasāna (n)「乃至.....」，對應漢譯的「乃至」及藏譯的.....G བར་[དུ]「乃至.....」。例如：【YBh52¹⁰】的 pañcākāraṃ vastu svabhāvādikaṃ karma-paryavasānam tribhiḥ sthānaiḥ saṃgrhītaṃ veditavyaṃ/「從自性等乃至業

的五種事，應知為三處所攝。」對應漢譯【T30-289c²⁵】的「復次，即前所說自性，**乃至**業等五事，當知皆由三處所攝。」及藏譯【CTT72-731⁹】為 **ངོ་བོ་ཉིད་ལ་སོགས་པ་ལས་གྱི་བར་གྱི་ནམ་པར་ལྷ་པོ་དེ་དག་ནི། གནས་གསུམ་པོ། །.....ས་བསྐྱུས་པར་རིག་པར་བྱ་སྟེ།** 「從自性等乃至業的五種事，應知為三處所攝。」

22. 梵語的 tāvat.....yāvat~「.....，只要~」對應漢譯的「**乃至**~以來，.....終」及藏譯的 **རི་སྲིད་དུ་~དེ་སྲིད་དུ་**.....「只要~，.....便」。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梵語片語與漢、藏二譯對應片語內的詞組順序正好相反，即梵語 tāvat 在前而對應的漢譯「**乃至**~以來」及藏譯 **རི་སྲིད་དུ་** 在後，反過來，梵語 yāvat 在後而對應的漢譯「**終**」及藏譯 **རི་སྲིད་དུ་** 在前，後二者亦較符合當代書面語的表達習慣。例如：【YBh52¹⁶】的 tatra **tāvat** upādāya-rūpabijam upādāya-rūpaṃ [na] janayati **yāvad** bhūtabijena bhūtāny ajanitāni bhavanti「其中，〔大種〕為因所造色的種子〔不〕生〔大種〕為因所造色，**只要**大種的種子不生大種。」對應漢譯【T30-290a⁵】的「**乃至**諸大種未生諸大**以來**，造色種子**終**不能生造色。」而對應的藏譯【CTT72-731¹⁹】為 de la **ji srid du** 'byung ba'i sa bon gyis 'byung ba rnams bskyed par ma gyur pa/ **de srid du** rgyur byas pa'i gzugs kyi sa bon yang/ rgyur byas pa'i gzugs skyed par mi byed de/ **དེ་ལ་རི་སྲིད་དུ་** འབྱུང་བའི་ས་བོན་གྱིས་ འབྱུང་བ་ནམས་བསྐྱེད་པར་ས་གུར་པ། **རི་སྲིད་དུ་** ལྷུང་བའི་གཟུགས་གྱི་ས་བོན་ ཡང་། ལྷུང་བའི་གཟུགས་སྐྱེད་པར་སེ་བྱེད་དེ། 「其中，只要大種的種子不生大種，〔大種〕為因所造色的種子便不生〔大種〕為因所造色。」

23. 梵語的.....samānāni~bhavanti「.....和~相同」對應漢譯的「平等」，而對應藏譯的.....ལས་~ལ་དོན་ + འགྱུར་「從.....變

成~」。例如：【YBh69⁶】的 tāny etāny aṣṭau samānāni ṣaḍ bhavanti ṣaṭ samānāny aṣṭau bhavanti 「這八個和那六個相同〔，只是開合不同〕」對應漢譯【T30-293c¹²】的「如是無為，廣八、略六，若六、若八，平等平等」，而對應的藏譯【CTT72-754¹⁷】為 དེ་དག་ནི་བརྒྱད་པ་སྟེང་དྲུག་རྒྱ་འགྲུར་རྒྱུ་།། རྒྱ་པ་སྟེང་བརྒྱད་རྒྱ་འགྲུར་རྒྱུ་།། 「這些既可以從八個變成六個，也可以從六個變成八個」。

十四、梵語對應的漢、藏二譯句法學

1. 梵語 n_1 -vaikṛtyam n_2 -vaikṛtyam..... n_{n-1} -vaikṛtyam n_n -vaikṛtyam jāyate (<√jan, IV)對應漢譯複句 cst_c①，而對應藏譯單句 sst_t⑥。其中，從漢譯的觀點而言， n_1 - n_2 -..... n_{n-1} - n_n 皆作為 sst①的 vaikṛtyam(vi)的 s，而且 n_1 - n_2 -..... n_{n-1} - n_n 皆作為 sst②的 jāyate(vi)的 s。而若從藏譯的觀點來看， n_1 - n_2 -..... n_{n-1} - n_n 皆作為 jāyate(vi)的 s，而 vaikṛtyam 皆作為 jāyate(vi)的 sc，而 jāyate (འགྲུར་) 則為前述這些 s 與 sc 共用的 lv(become)。例如：梵語【YBh28¹⁰】的 keśa-vaikṛtyam varṇa-vaikṛtyam tvag-vaikṛtyam aṅga-vaikṛtyam ca jāyate।। 對應漢譯【T30-285a⁷】的「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及藏譯【CTT72-702¹⁵】的 སྐྱེ་མི་སྤྱད་པ་དང་། མཛོད་མི་སྤྱད་པ་དང་། བགས་པ་མི་སྤྱད་པ་དང་། ལུས་མི་སྤྱད་པར་འགྲུར་རྒྱུ་།། 。
2. 梵語 n_1 - n_2 -..... n_{n-1} - n_n jāyate (<√jan, IV)對應漢譯單句 sst_c③，而對應藏譯單句 sst_t⑥。其中，從漢譯的觀點而言， n_1 - n_2 -.....- n_{n-1} 作為 jāyate(vt)的 o，而 n_n 作為 jāyate(vt)的 oc。而若從藏譯的觀點來看， n_1 - n_2 -.....- n_{n-1} 作為 s，而 n_n 作為 sc，而 jāyate (འགྲུར་) 則為 lv(become)。例如：梵語【YBh29²】的 yenāśya dadrulatā vā kacchulatā vā kuṣṭhalatā vā tvag-doṣā jāyante। 對應漢譯【T30-285a¹⁶】的「令彼胎藏

或癩、疥、癩等[惡]皮而生。」及藏譯【CTT72-703⁶】的 དེ་
 ལུ་བ་ཅན་ནམ། བྱི་ཇོ་ཅན་ནམ། མཛེ་ཅན་ནམ། བགས་པ་སློན་ཅན་དུ་འགྱུར་རོ། །。

3. 梵語 n-vaikalyam bhavet 對應漢譯複句 cst①，而對應藏譯單句 sst_t⑥。其中，從漢譯的觀點而言，n 作為 sst₁ 和 sst₂ 這兩個單句的 s，vaikalyam(缺減)作為 sst₁ 的 vi，而 bhavet (令……生) 則是 sst₂ 的 vt。而若從藏譯的觀點來看，n 作為 s，vaikalyam (མ་ཚང་བར་) 作為 sc，而 bhavet (འགྱུར་) 則為 lv(become)。例如：梵語【YBh29⁶】的 indriya-vaikalyam vā bhavet | 對應漢譯【T30-285a¹⁹】的「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及藏譯【CTT72-703¹⁰】的 དབང་པོ་མ་ཚང་བར་འགྱུར་རོ། །。
4. 梵語為……v1 (第二次活用動詞⁸⁶ + tvā/ya/am)⁸⁷……v2 「v1……後，v2……」，對應漢譯的 cst① (順接複句) 「v1……已，便 v2……」及藏譯的 cst① (順接複句)……v1 nas……v2 「v1……後，v2……」。例如：梵語【YBh23⁵】的 tām ca vipratipattim dr̥ṣṭvā tasya tatra saṃrāga utpadyate | 「看見〔父母〕行欲之後，他將對該處生起貪愛。」對應漢譯【T30-282c¹⁹】的「見自行已，便起貪愛。」

⁸⁶ 即 the second or athematic conjugation]。參辻 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1974 (1994，第 22 刷發行))，p. 115，〈§ 62. 1. 2 種の活用〉及 pp. 120-137，〈§ 64. 第 2 種活用 序説〉～〈§ 70. 第 9 類(9)〉。即 10 類動詞當中的(2)，(3)，(5)，(7)，(8)及(9)的變化，統稱為「第 2 種活用」。

⁸⁷ 參辻 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1974 (1994，第 22 刷發行))，pp. 203-208，〈§ 103. IV. 絶対(または遊離)分詞 (Absolutives)〉。

及藏譯【CTT72-696²】的 ཉལ་པོ་བྱེད་པ་དེ་མཐོང་ནས་ཀྱང་དེ་དར་ཆགས་པ་སྐྱེ་བར་འགྱུར་གྱི། 「看見〔父母〕行欲之後，他將對該處生起貪愛。」

5. 梵語的 n-pūvañ-gamatā tatas vn1 tatas vn2 tatas vn3..... 「n 為前導，其次 vn1，其次 vn2，其次 vn3……」對應漢譯的 cst①（順接複句）「n 前行，次 vn1，次 vn2，次 vn3……」及藏譯的 cst①（順接複句）n ལྗོན་དུ་འགོ་བ་དང་། དེ་ལས་ vn1 དང་། དེ་ལས་ vn2 དང་། དེ་ལས་ vn3.....「n 為前行，其次 vn1，其次 vn2，其次 vn3……」。

例如：梵語【YBh14¹⁰】的 kāya-vāk-karma-sthāniya-jñāna-pūvañ-gamatā tatas chanda-janatanatayā tato yatnārambhanatayā tato yatna-pūrvaka-kāya-vāk-karmānukūla-vāyu- pravartanatayā

「以猶如身語二業之依處的認知作為前導，其次生起希求，其次發起精進，其次以此精進為前行生起隨順身語二業的風，而行〔身語二業〕。」對應漢譯【T30-281a¹³】的「由發身、語業智前行故，次欲生故，次功用起故，次隨順功用為先，身、語業風轉故，從此發起身業、語業。」及藏譯【CTT72-686²】的 ལུས་དང་ངག་གི་ལས་ཀྱི་གནས་ལྷ་བུའི་ལེས་པ་སྣོན་དུ་འགོ་བ་དང་། དེ་ལས་འདུན་པ་སྐྱེ་བ་དང་། དེ་ལས་འབད་པ་ཚོམ་པ་དང་། དེ་ལས་འབད་པ་སྣོན་དུ་འགོ་བའི་ལུས་དང་། ངག་གི་ལས་དང་མཐུན་པའི་རླུང་འབྱུང་བས་བྱེད་དོ།

「以猶如身、語二業之依處的認知作為前導，其次生起希求，其次發起精進，其次以此精進為前行生起隨順身語二業的風，而行〔身語二業〕。」

6. 梵語以疑問副詞 katham「如何？」（對應的漢譯為「云何？」）而藏譯為 ཇི་ལྟར་ 啟問，回答時 n（名詞）多採 I（具格），並省略 v（動詞），因為 v 在問句中已出現過，被視為舊資訊而予以省略。例如：梵語【YBh15⁷】的 katham cyavate | parimitāyuskatayā [cyavate] 「〔問：〕如何死亡？」

['བུ་ཡོད་པར་འགྲུར་བའི་ལས་མ་བྱས་ཤིང་། མ་བསགས།] | ཡང་ན་གཉི་གས་བུ་
ཡོད་པར་འགྲུར་བའི་ལས་མ་བྱས་ཤིང་། མ་བསགས་སམ། 「〔問：〕什麼是
業的過患？〔答：〕假如母親、父親或〔父母〕雙方不曾
造作、累積招感兒子之業。」

十五、其他特殊對應

1. 梵語為 tāny etāni 「那些這些」，對應漢譯的「如是」及藏譯的 de dag「那些」並不像梵語有語意重複的表達。例如：梵語【YBh61¹⁴】的 tāny etāni tasyaiva dharmasyāvasthābhedena catvāri lakṣaṇāni bhavanti || 「那些這些因該法本身的階段差別而有四相。」對應漢譯【T30-291c²⁹】的「如是即約諸法分位差別，建立四相。」及藏譯【CTT72-743⁷⁻⁸】的 དེ་དག་ལྷང་ཚས་དེ་ཉིད་ཀྱི་དུས་ཀྱི་བྱེ་བྲག་ལས་ མཚན་ཉིད་བཞིར་འགྲུར་འོ། 「那些又因該法本身的時間差別而形成四相。」。

由上可知，梵語在「非佛教術語」方面，除了名詞（、代名詞、形容詞、數詞、疑問詞等）的變格外，還大量使用複合詞及片語等，因此整理對應的漢、藏二譯的這些變格、複合詞及片語的用法，對於解讀梵語佛典應該會很有效率。

伍、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歧異的對勘比較

在漢譯的經論當中，一般認為鳩摩羅什（344-413）的譯風尚簡、與梵語落差較大但文學價值及可讀性均高；真諦（499-569）譯文偏於直譯，雖忠於梵語但詰屈聱牙、內容艱澀、讀起來不順口；而玄奘（602-664）譯本的可讀性雖較真諦譯本高，也較羅什譯本更忠於梵語，但偶有額外添加的內容，不禁讓人懷疑其可靠性。而學界一般認為保存在「西藏大藏經」的藏譯佛典，

其譯語統一、忠實保留梵語的格位、翻譯風格非常機械化、與原本的梵語能一一對應，甚至還能從藏譯原原本本還原回梵語。從漢譯（尤其是玄奘譯本）與藏譯予人的整體印象來看，似乎藏譯佛典較漢譯佛典更貼近梵語佛典的原意，可信度也較高。但事實是這樣嗎？

底下想藉由對勘梵、漢、藏三個版本的歧異，去探討這些歧異是否來自梵語傳本的差異？還是現存梵語傳本（即 YBh）有訛誤？或是漢、藏二本有誤譯的情況？

1. 梵本【YBh⁴】有-manovijñānam，⁸⁹而漢譯【T30-279a²³】並沒有對應的「意識」，但藏譯【CTT72-672¹²】則有對應的 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若參《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與〈意地第二〉》，p. 9 的注 30，YBh, p. 4⁴的-manovijñānam 及 CTT72, p. 672¹²的 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極有可能是被增添上去的。
2. 梵本【YBh⁶¹】的 punar dvābhyām ākārabhyām manovijñānānuvṛttiḥ | kuśala-kliṣṭānuvṛttiś ca karma-samutthānānuvṛttiś ca | 「另外，〔第五個作業，即以兩種行相〕隨行於意識，亦即隨行於具有善〔與〕煩惱〔的意識〕及隨行於發動業〔的意識〕。」而漢譯【T30-279b²⁵】卻譯為「復有二業，謂隨意識轉，隨善染轉，隨發業轉。」，藏譯【CTT72-675⁴】的 ཡང་རྣམ་པར་གཉིས་ཀྱིས་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རྗེས་སུ་འདུག་པ་སྟེ། དགོ་བཅོམ་མོངས་པ་ཅན་གྱི་རྗེས་སུ་འདུག་པ་དང་། ལས་ཀྱིན་

⁸⁹ YBh, p. 4, footnote 1 提及 Tib. yid.kyi; MS omits it。意思是「藏譯當中有 yid kyi (意的)；而梵語寫本則將它（對應藏譯 yid kyi 的 mano）刪去」。其中的 MS 似乎是指 YBh 的 Introduction(Preliminary)當中提到的 Sri Rāhula Sāṅkrtyāyana 在西藏發現的梵語寫本。

ནས་སྐྱོང་བའི་རྗེས་སུ་འབྲུག་པ་དང་། 「另外，〔第五個作業，即〕以
兩種行相隨行於意識，亦即隨行於具有善〔與〕煩惱〔的
意識〕及隨行於發動業〔的意識〕。」則同於梵本。其中，
梵本的 dvābhyām ākārabhyām 和藏譯 རྣམ་པ་གཉིས་ཀྱིས་，意思
皆為「以兩種行相」，漢譯作「二業」明顯有誤，因為此
處討論的主題為眼識的六種作業當中的第五個，所以若如
漢譯的「二業」，則眼識的作業將成為七種而非六種。

3. 梵本【YBh9¹⁰】讀作 tatra cakṣuḥ paribhinnaṃ bhavati | rūpam
anābhāsagataṃ bhavati 「其中，眼已損壞，色不現前」，
但漢譯【T30-280a¹⁸】卻譯為「雖眼不壞，色現在前」，
藏譯【CTT72-679¹¹】也譯為 མིག་ཀྱང་ཡོངས་སུ་མ་ཉམས་པ་དང་།

གཟུགས་ཀྱང་སྤང་བར་གྱུར་དུ་བྱིན་ཀྱང་། 「即使眼沒有損壞，而且色也
顯現在前」。從語境及漢藏二譯來看，此處梵本明顯有兩
處誤植，亦即在 paribhinnaṃ 之前似乎缺漏了 a-「不」這
個否定詞，而 anābhāsagataṃ 則多了 an-「不，無，沒」
這個否定詞。

4. 梵本【YBh12¹】的 sva-para-viṣayā lambana-vijñaptiḥ 「明瞭
自、他對境所緣」；漢譯【T30-280b²²】並沒有將對應的
-para-「他」譯出，僅譯出「能了別自境所緣」；但藏譯
【CTT72-682¹¹】的 བདག་དང་གཞན་གྱི་ཡུལ་གྱི་དམིགས་པ་རྣམ་པར་རིག་

བར་བྱེད་པ། 「能明瞭自、他對境的所緣」則有譯出對應-para-
的 gzhan 。

5. 梵本【YBh17⁹】的 pūrvaka-kuśala-karma-phale 「過去善業
的結果」；對應的漢譯【T30-281c¹⁵】為「先受盡不善業
果」；對應的藏譯【CTT72-689²⁰】為 ལོ་ན་གྱི་མི་དགོ་བའི་ལས་ཀྱི་འབྲས་
བུ། 「過去不善業的結果」。此處漢譯的「不善業果」與藏
譯的 མི་དགོ་བའི་ལས་ཀྱི་འབྲས་བུ། 「不善業的結果」一致，但和梵
語的 kuśala-karma-phale 「善業的結果」相牴觸；而從語境

來看，此處似乎是梵語的誤植，正確的梵語應為 pūrvakākuśala-karma-phale 而非 pūrvaka-kuśala-karma-phale。

6. 梵本【YBh18²¹】的 anantara samutpannatvāt ca.....「而且，由於無間生起……」之前似乎缺漏了 katham utpadyate | 「〔意地〕如何〔讓有情〕出生？」；漢譯【T30-282a¹³】雖有「云何生？」這個問句，但卻沒有對應於 anantara samutpannatvāt ca.....「而且，由於無間生起……」的內容；藏譯【CTT72-691¹⁸】如現行梵本般，在 དེ་ལུས་ལ་ཚགས་བསྐྱེས་པ་དང་། 「他對身體生起貪著，並且……」之前也缺譯 ཇི་སྲིད་ཀྱིས་། 「〔意地〕如何〔讓有情〕出生？」而且也沒有對應於 anantara samutpannatvāt ca..... 「而且，由於無間生起……」的內容。但從梵本【YBh12⁸】提及「意地」（ཇི་སྲིད་ཀྱིས་）的十五種特殊作業的最後一種 utpadyate 「出生」來看，此處應該是現行梵本（YBh）的缺漏，而藏譯本也跟著缺譯。
7. 梵本【YBh19⁷】的 viṣaya-prapañcābhilāstu samudācarati | 對應的漢譯【T30-282a²¹】為「於境界起戲論愛」，但對應的藏譯【CTT72-692⁹】卻為 ལུས་ཀྱི་སྐྱོས་པ་ལ་འདོད་པ་ནི་གུན་ཏུ་འབྱུང་ངོ་།། 「對於境的戲論生起貪欲」。漢譯將 prapañca 「戲論」和 abhilāstu 「愛」一起理解，而藏譯則將 viṣaya 「境」和 prapañca 「戲論」一起理解。而由於梵語 viṣaya-prapañcābhilāstu 是複合詞，因此光從字面無法判定孰是孰非。
8. 梵本【YBh21¹⁴】的 tatra copapattyāyatane pratihatasya cyutir upapattiḥ ca pūrvavad draṣṭavyā | 「他（中有有情）在該處被阻礙之後，其死亡及出生，應知如前一般。」對應的漢譯【T30-282b²⁴⁻²⁵】為「即往生處，便被拘礙。生死道理，

如前應知。」藏譯【CTT72-694¹⁴】為 སླེ་བའི་གནས་དེ་ལ་ཁྲི་བར་གྲུར་
ནས། འཆི་འཕོ་བ་དང་སླེ་བ་ཡང་སྲ་མ་བཞིན་དུ་བཟུ་བར་གྲུའོ།། 「對於生處起
 瞋後，死亡及出生的情況，應知如前一般。」此處，漢、
 藏二譯對於 pratihata(ppp ofvhan)「障礙」的理解不同，
 漢譯作「被拘礙」而藏譯作 ཁྲི་བར་གྲུར་ནས。從 pratihata(ppp
 ofvhan)本身的意義及語境邏輯來看，漢譯似乎較合理。

9. 梵本【YBh22²】的 yoni-doṣa「母胎（子宮）的缺失」對應的漢譯【T30-282b²⁸】為「產處過患」，但對應的藏譯【CTT72-692⁹】卻為 སླེ་བའི་གནས་ཀྱི་ཉེས་པ「生處的缺失」。此處漢譯的「產處」較藏譯的 སླེ་བའི་གནས「生處」接近梵本 yoni 的原意，因為理論上 yoni 的藏譯應為 མངལ，而 སླེ་བའི་གནས 對應的梵語照理應該是 upapatti-sthāna 或 upapatty-āyatana。因為藏譯在【CTT72-693¹⁷】將【YBh21³】的 upapatti-sthāna「生處」譯為 སླེ་བའི་གནས「生處」，而在【CTT72-693⁷】、【CTT72-693¹⁰】及【CTT72-693¹⁷】也將【YBh20¹¹】、【YBh20¹⁴】及【YBh21²】的 upapatty-āyatana「生處」譯為 སླེ་བའི་གནས「生處」，由此也看出藏譯並非如傳聞所說的「譯語統一」。

10. 梵本【YBh22³】的 saced yonir vātopastabdhā bhavati pittopastabdhā vā「假如母胎為風所持（感染風疾）或為黃疸所持（感染疸疾）」；對應的漢譯【T30-280c¹】為「若產處為風、熱瘡之所逼迫」；但對應的藏譯【CTT72-694²¹】卻為 གལ་ཉི་རླུང་གིས་མ་རུང་བར་བྱས་པའམ། མཁྲིས་པས་མ་རུང་བར་བྱས་པའམ།「假如母胎為風疾所破壞、為膽疾所破壞或為涎疾所破壞」。亦即藏譯較梵本及漢譯多了 བད་ཀའ་གྱིས་མ་རུང་བར་བྱས་པའམ།「為涎疾所破壞」這句，此處漢譯所依的梵本（即*YBh_c）較藏譯所依的梵本（即

*YBh_t) 接近現行梵本 (即 YBh)。

11. 梵本【YBh23¹】的 *tatrāyaṃ viparyāsaḥ | mātaraṃ ca pitaraṃ ca paśyaty anyonyaṃ vipratipadyamānaṃ | na ca tatra mātāpitros tadā vipratipattir bhavati | sa viparyasta-buddhis tadā paśyati māyākṛtam etat |* 「其中，顛倒是如此，即看見父母彼此行欲；即使那時父母〔實際上〕並沒有行欲，但是該有情卻以顛倒心看見這樣的情景，就像觀賞〔魔術師〕變現的魔術一般。」；漢譯【T30-282c¹⁷⁻¹⁹】卻譯為「起顛倒者，謂見父母為邪行時，不謂父母行此邪行，乃起倒覺見己自行，見自行已便起貪愛。」；而藏譯【CTT72-695²¹】則為 *དེ་ལ་སྤྱིན་ཅི་ལོག་ནི་འདི་ཡིན་ཉེ། བ་མ་གཉིས་ཉལ་ལོ་བྱེད་པར་མཐོང་ན། དེའི་ཚེ་ན་བ་མ་གཉིས་ཉལ་ལོ་བྱེད་པ་ཡང་མེད་བཞིན་དུ་དེ་ལ་སྤྱིན་ཅི་ལོག་གི་སྣོན་དེ་ལྟར་མཐོང་སྟེ། ལྷ་མ་གྲུ་བ་མཐོང་བ་བཞིན་ནོ།།* 「其中，顛倒如下，即看見父母二人在行欲；即使那時父母〔實際上〕並沒有行欲，但是該有情卻以顛倒心看見這樣的情景，就像觀賞〔魔術師〕變現的魔術一般。」此處，關於「顛倒」的翻譯，梵、藏二本的意思一致，但與漢譯不同。即漢譯是指父母行欲，但中有有情卻以為是自己在行欲；而梵、藏二本的意思則是父母並沒有行欲，但是該有情卻以顛倒心看見這樣的情景。
12. 梵本【YBh23¹¹】的 *tatra cāsyā pratighātāt | tasya cyutir upapattiḥ ca pūrvavad veditavyā |* 「他（中有有情）在該處被阻礙之後，其死亡及出生，應知如前一般。」對應的漢譯【T30-282c²⁴⁻²⁵】為「即於此處，即便拘礙。生死道理，如是應知。」藏譯【CTT72-696¹²】為 *དེ་ལ་ཁོང་ཁྱོད་བར་གྱུར་ནས་ནི་འཆི་འཕོ་བ་དང་སྐྱེ་བར་འགྱུར་བ་ནི་སྣོན་པ་བཞིན་དུ་རིག་པར་བྱེདོ།།* 「對它起瞋後，死亡及出生的情況，應知如前一般。」此處，漢、藏二譯對於 *pratighāta(m)* 「障礙，阻擋」的理解不同，漢譯作「拘礙」而藏譯作 *ཁོང་ཁྱོད་བར་གྱུར*。從 *pratighāta(m)* 本身

的意義及語境邏輯來看，漢譯似乎較合理。另參《阿毘達磨俱舍論》卷9〈3 分別世品〉：「故《施設論》有如是說：時健達縛於二心中隨一現行，謂愛或恚。彼由起此二種倒心，便謂己身與所愛合。所憎不淨泄至胎時，謂是已有，便生喜慰。從茲蘊厚⁹⁰，中有便沒，生有起已，名已結生。」（CBETA, T29, no. 1558, p. 46, c13-17）

13. 梵本【YBh31⁷】的 *tsamāt teṣāṃ pareṇāpi kalpād bhavati tataś cārvān yāvad* **daśa**-*saṃvatsarād iti* 丨丨「因此，他們〔的壽命〕較劫更長，甚至也有短至十歲的情況。」；漢譯【T30-285b²⁶】為「或過一劫，或復減少，乃至**一**歲」；藏譯【CTT72-705¹⁹】為 དེ་བས་ན་དེ་དག་ལ་ནི་བསྐྱལ་བ་ལས་ལྷག་པ་དང་། དེ་བས་ཐུང་བ་ལོ་བརྒྱའི་བར་དག་གྱང་ཡོད་དོ།། 「因此，他們〔的壽命〕較劫更長，甚至也有短至十歲的情況。」其中，*daśa*「十」對應的漢譯為「一」而對應的藏譯為 *bcu*「十」，此處有可能是漢譯誤植。
14. 梵本【YBh40¹⁰】的 *sura*-*pārśvo nāma kāñcana-mayaḥ prāgbhāraḥ*「名為『天脅』的黃金山崖」；對應的漢譯【T30-287b⁵】為「有大金崖，名**非天**脅」；藏譯【CTT72-716²】為 གསེར་གྱི་བག་བྱ་སྒྲིབས་སུ་འདུག་པ་སྣ་མ་ཡིན་གྱི་ངོས་ཞེས་བྱ་བ། 「有鳥類做為避難處、名為『非天脅』的金色岩石」。漢譯作「非天」、藏譯作 *lha ma yin*「非天」，但梵本卻讀作 *sura*「天」。
15. 梵本【YBh40¹⁴】的 *śataparivārā*「一百小池，以為眷屬」；對應的漢譯【T30-287b⁸⁻⁹】為「**五**百小池，以為眷屬」；藏譯【CTT72-716⁷】為 རྗེང་བུ་ཁྲ་བརྒྱས་བསྐོར་བ། 「被五百小池圍繞」。漢譯有「五」、藏譯有 ལྷ་「五」，但梵本在 *śataparivārā* 之前卻沒有與之對應的 *pañca*「五」。
16. 梵本的【YBh51⁴⁻⁵】及藏譯的【CTT72-729¹⁴】僅各自列出

⁹⁰ 字面意思似乎是「因此蘊變得厚實」。

puruṣa及𑖔𑖞𑖟𑖛的前三個變格。但【T30-289¹】的「又有七言論句，此即七例句。謂：補盧沙。補盧衫。補盧崽拏。補盧沙耶。補盧沙頰。補盧殺娑。補盧鍛。如是等。」(CBETA, T30, no. 1579, p. 289c¹⁻³)則列出梵語八個變格當中的前七個。⁹¹而漢譯多出的「補盧沙耶。補盧沙頰。補盧殺娑。補盧鍛。」這四個變格，可能是所依的梵文傳本不同於Ybh及藏譯所依的梵本，也有可能是玄奘法師所添加。

17. 關於心所的數量，究竟是五十一還是五十三？①梵本【YBh11¹⁴】列出五十一個心所的名稱，對應的漢譯【T30-280b¹⁷】則列出五十三個，較梵本多了兩個，即「放逸」與「忘念」之間多了「邪欲」及「邪勝解」這兩個心所，⁹²但藏譯【CTT72-681¹³】跟梵本相同，僅列出五十一個心所。其次，②梵本【YBh57⁸】的 caitasās tripañcāsad「五十三心所」對應漢譯【T30-291a¹】的「五十三心所」，但藏譯【CTT72-737¹²】卻譯為 མེམས་ལས་བྱུང་བ་ལྔ་བརྒྱ་ཅུ་གཅིག་མོ།「五十一心所」。③另據梵本【YBh68¹³】的 caitasās tripañcāsat「五十三心所」對應漢譯【T30-293c⁵】的「謂心所有法，有五十三」及藏譯【CTT72-754³】的 མེམས་ལས་བྱུང་བ་ལྔ་བརྒྱ་ཅུ་གསུམ།「五十三心所」。從上述①~③這三個段落來看，似乎漢譯的「五十三心所」才是前後一致的，而梵、藏二本所列的五十一個心所似乎缺漏了對應「邪欲」及「邪勝解」這兩個心所的梵、藏二語。但是「五十三心所」的

⁹¹ 此即對應梵語 puruṣa(m)「男子，男士」這個語詞的單數八個變格當中，扣除第八呼格的前七個變格 (declension)：puruṣaḥ(m.N.sg), puruṣam(m.Ac.sg), puruṣeṇa(m.I.sg), puruṣāya(m.D.sg), puruṣāt(m.Ab.sg), puruṣasya(m.G.sg), puruṣe(m.L.sg)。而第八呼格為 puruṣa(m.V.sg)。

⁹² 另見於《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卷 58：「邪欲。邪勝解。」(CBETA, T30, no. 1579, p. 622, b28)。

講法，似乎又跟《大乘阿毘達磨集論》⁹³的講法不一致，究竟何者才正確？以前兩地現有的資料似乎仍無法釐清。

18. 梵本【YBh58¹⁶】的 śrotra vijñānam 「耳識」對應漢譯【T30-291b²】的「耳識」，但藏譯【CTT72-739¹³】卻僅譯為 རྣམ་པར་ཤེས་པ། 「識」，明顯漏譯了 རྣ་བའི་ 「耳的」。
19. 梵本【YBh58¹⁸】的 viṣaya 「境」對應漢譯【T30-291b⁶】的「境界」，但藏譯【CTT72-739¹⁷】卻漏譯了對應 viṣaya 的 ཡུལ་ 「境」。
20. 梵本【YBh69¹⁵】的 cetanā 「思」似乎是 vedanā 「受」的誤植，而漢譯【T30-293c²²】譯為「受」，藏譯【CTT72-758¹³】也譯為 ཚོར་བ་ 「受」。
21. 梵本【YBh69¹⁹】闕漏了對應漢譯【T30-293c²⁶】的「六、無障礙義」及藏譯【CTT72-758¹⁹】的 སྒྲིབ་པ་མེད་པའི་ནོར། 「無障礙義」。從〔法界分為〕十類的語境邏輯，以及漢、藏二譯均作「無障礙義」來看，此處應該是現行梵本（YBh）的闕漏。
22. 梵本【YBh70⁶】的 kārtsnena 似乎是 kārtsnyena 「全體，總計」的誤植；而漢譯【T30-294a⁴】譯為「諸」；藏譯【CTT72-758³】德格版（sDe dge）與卓尼版（Co ne）譯為 ཟད་པར། 「窮盡；周遍」，而那塘版（sNar thang）則譯為 བྱེད་པར། 「作用」。
23. 梵本【YBh72³】的 māra-「魔」或「魔羅」，而漢譯【T30-294b¹】譯為「焰摩天眾」，或譯為「離淨天」，即「欲界六天」當中的第三天，藏譯【CTT72-758³】則有對應梵本的 བདུད་ཀྱི་

⁹³ 參 T31, no. 1605, pp. 664a¹⁶⁻²³。依《大乘阿毘達磨集論》的算法，應該會有五十五個心所，而如果將「五見」（薩迦耶見、邊執見、見取見、戒禁取見及邪見）算成一個「染污見」，則會是五十一心所。

འིས།「魔類」。此處的結果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漢譯的誤植，另一個可能性是漢譯所依梵語傳本不同於現行梵語傳本（YBh）與藏譯所依梵語傳本。

24. 梵本【YBh69¹⁹】的 *nityavisam̐yogārthena* 對應的漢譯為【T30-293c²⁷】的「常非離繫義」而藏譯為【CTT72-755²⁰】的 *མི་རྟག་པ་དང་མ་བྲལ་བའི་དོན།*。此處梵語的意思為「常離繫義」（= 離常之義）、英譯為「常非離繫義」（= 不離常之義），而藏譯的意思為「無常非離繫義」（= 不離無常之義），三者皆不一致，何者才正確，值得進一步研究。另參【CTT75-308²】的 *ཚོས་གང་རྒྱན་མ་ཚང་བས་མ་བྱུང་བ་དེ་དང་འབྲུ་བའི་ཚོགས་པ་ལ་བརྟེན་ནས་འབྱུང་བ་སྟེ། དེའི་ཕྱིར་མི་རྟག་པ་དང་མ་བྲལ་བའི་རྩོམ་ཉིད། འི་སོ་སོར་བརྟགས་པ་མ་ཡིན་པས་འགོག་པ་ཡིན་ནོ།།*「〔非擇滅〕依賴『任何關緣即不生這類法』⁹⁴聚合而成，因此『不離無常的體性者』即是非擇滅」似乎支持藏譯。由上可知：現行梵語傳本（YBh）與漢、藏二譯所依梵語傳本關於「非擇滅」一詞意義的記載均有出入；而【CTT75】所注釋的梵語傳本與藏譯【CTT72】所依的梵語傳本似乎比較相近，甚至也有可能是同一個梵語傳本。

另外，宇井伯寿還提及玄奘三藏誤譯的幾個例子：「例如，被譯為“梵前益天”的原詞明顯就是 *Brahma-purohita-deva*，而此譯詞則含混不清，甚至是錯誤的。另外，也有譯為“大等意”的，表示世界第一個王，其一定是 *Mahāsammata* 的翻譯，但是與其字義不符合。例如把惡魔譯為“靜息王”，也是一個不能苟同的譯詞。有些地方也做“琰魔王”。此外還可以舉出

⁹⁴ 「任何關緣即不生這類法」其實就是「無常法」。

很多不恰當的實例。」⁹⁵似乎對玄奘三藏的翻譯存有許多微詞。

漢譯（T30）雖如宇井伯壽所述有許多缺失，但從上述筆者所舉的例子持平而論，現行的梵本（YBh）及藏譯（CTT72）也有不少的誤植之處，所以不應一味地指責漢譯的缺失。暫且撇開漏譯、缺譯及誤譯等問題不談，其實這三本有關〈五識身相應地第一〉與〈意地第二〉的內容非常近似。而就所見的漏譯、缺譯及誤譯等問題來看，佔整體內容的比率也相當低，幾乎不會影響整體內容的理解。只是在沒有梵、藏二本的情況下，僅透過漢譯《瑜伽師地論》要去理解甚至徹底掌握〈本地分〉十七地中的前二地，即〈五識身相應地第一〉與〈意地第二〉的意義，並非不可能，只是難度相當高。

陸、結語

經由實際對勘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十七地的前二地，即〈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的梵、漢、藏三種語言的「非佛教術語」的結果發現：排除誤譯或誤植等情況，變格（declension）、複合詞（compound，尤其是其特殊語尾的部分）、某些動詞（verb）、片語（phrase）及句法（syntax）等意義的理解與掌握，應該是解讀梵語佛典最關鍵之處。因此，

⁹⁵ 參〔日〕宇井伯壽著；慧觀、周麗玫等譯，《瑜伽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15（2016，第2次印刷），p. 43。其中，Brahma-purohita-deva（藏 tshangs pa'i mdun na 'don）即「梵輔天」。Mahāsammata（藏 phal po che kun gyis bkur ba）即「眾敬王」。而「惡魔」對應的梵語為 yamo rāja（藏 gshin rje'i rgyal po）。另參 YBh, pp. 32⁴, 42¹⁵, 43¹⁶、T30, pp. 285c⁹, 287c¹⁹, 288a¹¹ 及 CTT72, pp. 706¹⁸, 718¹⁸, 720⁴。

有必要彙整這些詞類與句法，以作為解讀梵語佛典的有效原則。而且也可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本地分〉中後十五地、甚至其他四分的寫作風格，為《瑜伽師地論》究竟是無著所撰或多人在不同時期結集而成，提供些許線索。

其次，從藏譯並不如預期般完全對應梵語原本的格位、梵語複合詞內部原本沒有任何格位的單詞到了藏譯卻冒出格位來、同一個梵語在不同處卻對應不同的藏譯、同一個梵語的藏譯並沒有前後一致等結果，可能是西藏譯師為配合藏語本身的表達與語法結構所做的調整。或許可以讓我從比較持平的角度去看待漢、藏二譯，亦即不要拘泥於區分漢譯及藏譯究竟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應該聚焦在：透過漢、藏二譯的相互參照，是否能讓我們更能正確掌握梵語佛典整體教義的原意；因為古代的譯者們皆各擅勝場，某些領域漢地譯師較擅長，藏譯譯師則否；反之亦然。

再者，漢譯所依的梵語傳本（即*YBh_c）、藏譯所依的梵語傳本（即*YBh_t）與 V. Bhattacharya 編輯的現行梵語傳本（即 YBh）三者似乎是不同傳本，而【CTT75】所注釋的梵語傳本與藏譯【CTT72】所依的梵語傳本似乎比較相近，甚至也有可能是同一個梵語傳本。

而撇開誤譯等問題，梵、漢、藏三本各自所依梵語傳本的歧異處從所佔比例及重要性來說，其實微不足道。換句話說，雖然梵本流傳的時空有極大的差異，但是主要的內容並沒有太大的更動，可信度算是相當高的。而對於理解前二地（PBh 及 MBh）來說，梵、漢、藏三本彼此依存的程度非常高，亦即缺少任何一本，理解上都可能有失偏頗。

限於時間與精力，還有相當多的例子並未在這篇論文中呈現與分析；而此處所討論的觀點相信也有許多未臻成熟，難免會有誤解之處，有待方家指正。但是筆者認為依循玄奘及智軍等譯師的翻譯模式，整理出梵、漢、藏三本各種詞類與句法等翻譯原則，應該是可以持續深入探究的議題，希望將來能以專書做更進一步正確、全面的考察。

柒、參考文獻

一、佛典

(一) 梵語佛典

- 1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The Sanskrit Text Compared with the Tibetan Version*, Part I, edited by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India: Calcutta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3-72.

(二) 漢譯佛典

1. 世親菩薩造；玄奘法師譯，《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2. 彌勒菩薩說；玄奘法師譯，《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3. 最勝子等諸菩薩造；玄奘法師譯，《瑜伽師地論釋》，CBETA, T30, no. 1580。
4. 無著菩薩造；玄奘法師譯，《顯揚聖教論》，CBETA, T31, no.

1602。

5. 釋遁倫集撰，《瑜伽論記》，CBETA, T42, no. 1828。
6. 釋彥棕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CBETA, T50, no. 2053。
7. 玄奘法師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CBETA, T51, no. 2087。

(三) 藏譯佛典

1.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第72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no. 3267, *rNal 'byor spyod pa'i sa las dngos gbz'i'i sa mang po*, pp. 671¹-758⁷。
2.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第75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no. 3272, *rNal 'byor spyod pa'i sa rnam par bshad pa*, pp. 189¹-373¹²。

二、專書

(一) 中日文專書

1.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2002。
2. 布頓著；蒲文成譯，《布頓佛教史》，台北縣：大千，民95。
3. 〔日〕宇井伯寿著；慧觀、周麗玫等譯，《瑜伽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15（2016，第2次印刷）。

4. 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四川：四川民族，1988。
5. 高橋晃一著；李鳳媚譯，《從菩薩地·真實義品到攝決擇分·菩薩地的思想發展——以vastu概念為中心》，高雄：彌勒講堂，2011。
6. 彌勒菩薩/聖無著造；鄔金智美堪布、廖本聖共譯，《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高雄：彌勒講堂，2018。
7. 稻葉正就，《增補版チベット語古典文法學》，京都：法藏館，1986。

(二) 英文專書

1. Chomsky, Noam,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65(Eighteenth printing, 1994).
2. Schmithausen, Lambert, *Ālayavijñāna: On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ācāra Philosophy, Part I: Text*,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Monograph Series IVa,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2007.
3. Hodge, Stephen,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Warminster, England: Aris & phillips, 1990 (Revised edition

1993).

三、期刊論文

1. 呂澂,〈顯揚聖教論大意〉,《唯識典籍研究(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0第3輯 10),臺北:大乘文化,民67, pp. 265-280。
2. 羅時憲,〈瑜伽五識身相應地之研究〉,《唯識典籍研究(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0第3輯 10),臺北:大乘文化,民67, pp. 1-28。
3. 羅時憲,〈瑜伽意地之研究〉,《唯識典籍研究(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0第3輯 10),臺北:大乘文化,民67, pp. 29-68。
4. 山部能宜,〈アーラヤ識説の實踐的背景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33(2016):(1)-(30))。
5. 福原亮巖,〈瑜伽論の相應について〉,東京:『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973。
6. 清水海隆,〈『瑜伽師地論』における心所説の一考察〉,東京:『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8卷1期=55期,1979, pp. 162-163。
7. 清水海隆,〈『瑜伽師地論』心所法の研究〉,東京:『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9卷2期=58期,1981, pp. 205-207。
8. 清水海隆,〈『瑜伽師地論』の心所法(三)〉,東京:『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0卷2期=60期,1982, pp. 395-397。

9. 高務祐輝，〈六識の同時生起に関する問題：「五識身相應地」および「意地」において〉(The Problem of the Simultaneous Arising of Six Vijñānas: In the Pañcavijñānakāya- samprayuktabhūmi and the Manobhūmi)，《印度學佛教學研究》(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vol. 62, no. 3 (東京，日本，2014.03)，pp. 1248-1252。
10. 高務祐輝，〈『瑜伽師地論』における心所説の再考〉(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Caitta in the Yogācārabhūmi)，《印度學佛教學研究》(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vol. 63, no. 2 (2015.03)，pp. 981-978。
11. 高務祐輝，〈初期瑜伽行派と説一切有部における「識」の継起〉(The Sequential Arising of Vijñānas in the Early Yogācāra and the Sarvāstivād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vol. 64, no. 3 (2016.03)，pp. 1222-1226。

四、工具書

1. 罗竹风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1988。
2. 釋惠敏；釋齋因，《梵語初階》，臺北：法鼓文化，1996。
3. Roderick S. Bucknell, *Sanskrit Manual---A quick-reference guide to the phonology and grammar of Classical Sanskrit*, Delhi, Indi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 1994 (Reprint Delhi: 2006).
4. Whitney, William Dwight, *Sanskrit Gramma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3 (Reprint of Fifth Edition: Leipzig, 1924).
 5. M.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Indi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899 (Reprint Delhi: 2003).

五、網路資源

1. ACIP (Asian Classics Input Project 亞洲經典輸入專案)
<https://asianclassics.org/>
2. BDRC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佛教数字资源中心)
<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
2018/02/25, 10:1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ñcaviññānakāyasamprayuktā Bhūmiḥ and Manobhūmiḥ of Bahubhūmikavastu in the *Yogācārabhūmi* with Both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Liao, Ben-Sheng

Associate Professor-level Technical Expert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IL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first two grounds, i.e. the Pañcaviññānakāyasamprayuktā bhūmiḥ (PBh) and the Manobhūmi (MBh) of the Basic Section in Five Sections of Sanskrit version *Yogācārabhūmi* (YBh), its Chinese counterpart 《瑜伽師地論》(T30), and Tibetan counterpart *rNal 'byor spyod pa'i sa* (CTT72), and tries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in respect of collating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linguistics and discrepancy involved in above three versions. However, It's not this paper's chief concern as to whether the author of YBh is attributed to Maitreya or Asaṅga or not, and eight consciousnesses, especially the issues with regard to doctrines of Ālayvijñāna.

Those who have some experiences in reading buddhist texts may know that besides mastering the buddhist terms, whether the understanding is right or not is close related to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belong to non-buddhist terms and logic in context, all the more so as using these parts of speech to explain or even define the buddhist terms. Therefore, first of all I intend to collate the examples of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including nouns, pronouns, verbs, adjectives, numerals, adverbs, interrogatives, relatives, conjunctives, compounds, prefixes, suffixes, indeclinables, phrasal expressions, syntax, and so on, between the three versions in Sanskrit, Chinese, and Tibetan of which the ranges are set up as above. On top of that, I try to establish the scalable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model of Sanskrit buddhist texts prelimin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 essential parts of speech and syntax sorted out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Xuanzang (玄奘, fl. ca. 602-664) and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by Ye shes sde (Skt. Jñānasena, mid 8th cent.-early 9th cent.) etc.

Secondly, with regard to the three versions in Sanskrit, Chinese, and Tibetan as above, I would like to research whence their diversities come. Are these diversities derived from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themselves upon which YBh, T30, and CTT72 are based respectively? Do there exist some errors originally in the extant Sanskrit manuscript (YBh) or i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YBh_c and *YBh_i) upon which T30 and CTT72 are based? Or these errors come from the translators' misunderstanding or mistakes in writ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later. In addition, do these diversities originally exist between the cases used in Sanskrit nouns, pronouns, adjectives,

numerals, etc and the cases of nouns, pronouns, adjectives, numerals, etc in Sanskrit manuscripts upon whic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based respectively? Or these cas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extant Sanskrit version (YBh) are adapted by the translators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Chinese and Tibetan expression and syntax structure respectively. The ultimate result perhaps still remains in suspense, but at least let us know how many differences actually exist between the extant Sanskrit version (YBh), its Chinese counterpart (T30) and Tibetan counterpart(CTT72).

At last, through the collation between the above three versions, I hope I could reach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at first, to what degree i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first two grounds of the Basic Section in Five Sections of the three *Yogācārabhūmi* versions? Secondly, under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background, whether there exists any artificial increase, decrease, or drastic revision or not in these three versions. Thirdly, in the aspect of interpreting the doctrine of the first two grounds of the Basic Section in Five Sections of *Yogācārabhūmi*, to what degree are these three *Yogācārabhūmi* versions mutual complementation?

Keywords: the first two grounds (bhūmi) of the three *Yogācārabhūmi* versions;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logic in context; the translation model of Sanskrit buddhist texts; the issues of collation and diversities in three versions.